

江南



鄰國利病書

卷三至
卷四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二

徽州府

郡城內東南近而尊曰烏聊山一名富山



舊址

郡治舊址乃越國遷自休寧萬安萬安遷自黟縣

自烏聊山北至於萬山

山稱幽竒田萬山東北曰斗山曰東山斗山一名六星

山山岡聯七纍如貫珠郡之大川歛之豐樂水自黃山

績溪揚之水自龍巖山南會於練溪襍帶郡城又休寧

率水自率山發源浙源水自浙源山祁門大共水自大

共山黟橫江水自武亭山入于歛浦同為新安江按蔡

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者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真民居謹而書之初非有意推其脉

絡之所自來若今之類以志之而脉絡之自來信其所

知其所不知則聞之焉不敢妄述也

黃山練水惟歙縣之東北近而尊之曰王屏山一名駐

蹕山 高皇帝取徽駐蹕山取故名

縣東二里曰問政山為歙治屏為東鎮山

縣西三十里曰篁墩曰黃羅山篁墩一名黃墩有晉新

安太守黃積丘墓黃羅山萃起蒼莽為西鎮山

縣北二十里曰飛布山一名主簿山扶輿磅礴為北鎮

山

北八十里曰弱嶺富資之水山焉嶺極高峻越國鑿道

有二一通旌德一通太平地皆泥塞北九十里曰黃蘗

山支發弱嶺布射之水出焉

縣西北三十里曰靈山大小母壩之水出焉

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曰黃山一名黔山北倚九華西拓

彭蠡南接廣信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皆支隴

所分為歙鎮山厥峰三十有六豐稔之水出焉國經云惟翠微

仙人望仙三峰屬太平縣

縣南九十里曰危峰嶺支發休寧白際危峰之東方吳

嶺石門之水出焉

縣東南百二十里曰昱嶺當泥塞為趨杭通衢元嘗

置閔以遏寇亂

歙縣大川西績溪龍巖之山揚之水出績溪龍巖山經砂崖北六十里至臨溪注于周潭匯于油潭會于布射富資二水又南會于大小母場豐樂三水入於練溪一徽一澮于魚梁又南注于歙浦歙名邑以此會休婺祁黟四水同為新安江新安江自相廬以上抵歙浦皆是又西靈山之出大小母場水週百花臺匯于龍王潭南為練溪過浣沙岸在縣一里餘波既于田畝又西黃山之出豐樂水南迤于曹院二溪過仙人臺溢于昌場匯于狀元潭又溢于呂場入于練溪又東南過呂公匯一名車輪匯善覆舟唐刺史呂季重募人平之今為安流入於歙浦至于浙江餘波既於田畝又東績溪佛論嶺

之出綿溪水東南會于鳳池入于深渡餘波既于田畝又南深渡之水南迤于街口又東會于金華諸水入于浙江又北弱嶺之出富資水南迤於防溪過任公釣臺入于跳石去城三十五里獅潭注于豐口會布射水南逾富場雙溪會揚之水又北黃蘗之山布射水南會揚之水東為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南篁墩之湖水南入于歙浦匯于深渡又西南休寧捕雲之嶺武夷之水過武洪村又南會揚之水入于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南若溪之水南會于揚之水入于新安江若溪之水下抵深渡名曰八又南柳亭之山昌溪水東南至十里苦其旁多苦竹云

于雙溪會于揚之水入于浙江以至于海餘波既于田

畝
率山率水維休寧縣之高山北三十里近而尊曰松蘿
山峰巒攢簇如列屏障為北鎮山

縣東北二十三里曰梢雲山武洪之水出焉
縣西二里曰靈鳥山一名鳳凰山以唐中書舍人吳鞏

之居改名山趾方頂平為海陽縣治舊趾吉陽夾溪之
水經為西四十里曰白嶽山為西鎮山中峰四起石壁

五彩狀若樓臺由白嶽西北曰齊雲山一名雲巖有
勅建玄天大素宮嘉靖壬辰改巖為山至西一百六十

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界履休登高眺遠廣信南康

咸在指顧鄱陽浙江之水出焉陰山之陽水入浙江昔鄱陽山之

隱山鍊丹因名羅鄂州新安志曰窠宇志引云三都山

在歙縣界唐盧潘引此以書地理志云浙中率山出今地理志

率山乃作蠻中不可曉是古有浙水之源皆由率山出

而縣道元注水經云浙江水出縣南與浙水合

出縣南博山又北歷縣城南北徑歙縣南與浙水合

此然縣道元引率山二字為不鼓山故失浙江所發之源

而直屬縣道元引率山二字為不鼓山故失浙江所發之源

蓋誤也率山之水出休寧界中者自別流歙浦然後

合揚之水而下為浙江矣安知此郡之歙縣皆下為浙所併

大障山自發源者出浙

自歙山言者出浙

江南

白

山及鄆山之名此其發源之著者餘江水亦出三都山蓋
 唐盧潘作廬江四鎮辨以山海經廬江亦出三都山蓋
 潘嘗為歙州刺史其說亦必有據然言山陽者皆下
 水皆入彭蠡則未為當大抵二山之據水東南流者皆同
 為浙江西流乃入彭蠡耳浙或作淞或作漸大義並同
 朱大率水辨畧曰今以休源寧之水源攷之最遠而
 大者無踰于張公山之源張公山即古率山居婺源林
 寧之湖是為鄱陽浙江二源之大源山海經之所謂三
 都山鄆中即其地也西一百六十一里曰黃竹嶺地亦
 南垂山即其地也

既塞昔嘗置司以譏姦先
 縣西南十五里曰靈山一名鳳凰嶺發脉黟縣頂遊峯連
 於錦堂山石人巖盡于響山率水吉陽之水會焉
 縣西北四十一里曰石圻山厥山中圻失溪之水出焉
 縣東十里曰萬安山一名萬歲山一名古城巖為東鎮

山：麓有歙州郡治海寧休寧邑治舊址
 縣南八十里曰德勝嶺一名塔嶺為休婺界山寔地泥
 塞有邑令唐侯戰走洞寇蔽遮郡城唐侯名勳正德中
 南八十五里曰白際山脉發五嶺東達古歙西接遂安
 復履開化有元萬戶吳訥與胡大海戰地南一百十八
 里曰方源山一名黃土山一名馬金嶺支發五嶺東連
 白際分支鷄籠方源璜原之水出焉羅鄂州誤分黃土
 為一大同攷訂方源屬為二山朱

休寧大川西張公山之山率水張公山至浙江疎望仙
 巖之流而東過馮村梅溪會于流口莒洲入于祁門界

會于孚溪又高湖去之水逾于大連小連注于汪村溪
過桑園溢于彭護坑口東至于海口又會于梅溪孚溪

璜溪三水東入于江潭溪口會于漸溪漢書地理註曰

夷中東入海今浙浦屬婺源而溪屬休寧古皆屬黟溪

書功臣表曰陳嬰定豫章浙江都轉漸顏師古曰漸水

名在丹陽黟又北會于率水匯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

導流而西過饒州匯于彭蠡至于揚子江又西北石圻

山之山夫源水南匯于吉陽水東迤入於新安江餘波

既于田畝又南馬金璜原之水與東白際珮琅之水會

於歙浦又南方源之山璜原水源一名方山陰之水

臺入于歙浦又南方源之山璜原水源一名方山陰之水

北注率山之江至於歙浦山陽之水東別為遂安西別

為常山會于金草入于浙江西鹿解髀之山原坑水過

篁墩湖入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南當之山南當

水東注於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又西五嶺之山顏公之

山五城之水會于龍灣溪口過漁灘一名張入于浙安

江餘波既於田畝又西婺源浙嶺之山漸溪水東流會

於率水匯於歙浦又東黟縣吉陽之山白鶴溪水東流

至于浙巖雙溪會於夾溪入於夏紋溪瀉瑯潭又東南

至于屯溪入于浙江以至于海

浙源山武溪水惟婺源縣之西北近而尊曰軍營山高

於率水匯於歙浦又東黟縣吉陽之山白鶴溪水東流

至于屯溪入于浙江以至于海

峻椒夷有五代屯兵營址山麓舊為西湖今成闌闔五
阜起伏如布五星復類蚪蛇蟠結蚌繞昔稱蚪城縣治
立焉

縣北六十里曰寨山阨塞可以避寇山麓夷衍是為清
華舊立縣治北九十里曰鳳凰山北百里曰廬嶺北九
十里曰五龍山磅礴迤邐折西曰回嶺趨郡捷徑曰覺
嶺覺嶺迤北二十里曰浙源山一名浙嶺有戴公三嶺
有甕源九灣亦趨郡捷徑武溪浙源之水出焉發源之
水多入
鄱陽惟浙嶺東水
入浙故曰浙源浙源山蜿蜒曰大連山曰大廣山曰
高湖山曰平鼻嶺大連山險昔人避寇保聚山中大廣

山一名夾山發源之水出焉平鼻嶺為祁黥開道北百
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扶輿磅礴脉原閩信界限林葵
為北鎮山

縣東北八十里曰朗山西連回嶺趨郡捷徑

縣東八十五里曰芙蓉嶺一名靈山走郡險道東一百
里曰大繡嶺閩信入境茲嶺樵輿地當閩阨東百十五
里曰塔嶺一名德勝嶺支發大繡水分饒浙江東諸山
繇茲縷脉

縣東南七十里曰小歛山小歛之水出焉

縣南百里曰濬源山一名道山蜿蜒輿曠梅山濬源之

水出焉

婺源大川北浙源之山浙源之水東會于休寧祁黥諸
 水又東入屯溪又南入於歙浦蕙流而南為武溪水至
 於縣界入於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北廬源之水西別
 為鄱陽匯于廬山朝宗鍾山入于海廬源匯廬山以又
 北浙源之山益陽水一名浮源西南至于三溪村別為樂
 平餘波溉于田畝又東斜山一名斜水南流九十里會於婺
 水別為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小歙山之山小歙水
 南流四十里西南入于邑之下流西南至於鄱陽入于
 揚子江餘波溉於田畝又東屏障山之水碯于繡溪入

於鄱陽又東大繡之山大繡水其西流會于中平入於
 鄱陽其東流至於衢州過蘭溪入於浙江餘波溉於田
 田畝婺源名邑以大繡水流入于婺川故名又西樂嶠之山曹溪源水過烏
 龍潭注於曹溪西入鄱陽嶠嶠山之東玉帶水亦西入
 鄱陽又西張公之山霍口大溪之水其流而西入于鄱
 陽又西梅源之山梅源之水東會於浙源水西入于鄱
 陽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南濬源之山濬源之水南會于
 吳溪水入于樂平餘波溉於田畝又西北石龍之山杭
 溪之水南至于杭口入于彭蠡餘波溉於田畝又西北
 太廣之山婺水過石門石門在南統於縣治又南

會于斜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石耳大繡芙蓉之山正東之水會於中平又東北龍尾山朗山田嶺葱嶺覺嶺之山東北之水至于汪口會于正東之水又北濬源陀川洞靈西港之水會于清華武口又會東北二港之水逾于蚺蛇港同為繡水繡水在城北門大溪自北轉東迴南面西統城三面北合諸港其紋如綉逾于縣治又南會歛溪水又北會于福陽水又南會於銅川水又北會於太白環溪二水入於彭蠡又西南澧溪之水注于山谷會于眾流入于鄱陽至于揚子江朝宗於海

大共山大共水惟祁門縣之高山東北一里近而尊曰

祁山扶輿蜿蜒三面石壁

縣東五十里曰榔木嶺為東鎮山水分東西東水入于

錢塘厥灘三百六十西水入于鄱陽厥灘三百六十折

江彭蠡之水出焉

縣北五十里曰大共山曰禾戌嶺大共山為北鎮山聯

接石埭大共之水出焉禾戌嶺連太平栢溪之水出

焉

縣西四十五里曰武陵嶺極險隘昔為險巖今為坦

途唐邑令路曼西八十里曰歷山西聯石埭為西鎮山

大北港之水出焉西一百里曰赤嶺舊名血嶺刺史馮宿改今名其水西

入浮西一百里曰檉根山迤連建德小北港之水出焉
 祁門大川東魚亭之山赤溪之水其流而東入于屯溪
 注於歙浦餘波既於田畝其流而西會于大共水過閭
 門閭門淮西大石對峙如門極險善覆舟唐邑令路
 吳開斗門以平其險人號路公溪後邑令陳甘節
 來令陳過亦加疎導邑人汪瓊捐金平之別為鄱陽又北大共之山大共之
 水至于秀溪霄溪又北王九嶺之東水過石際又北西
 源之水過和溪共會於霄溪又北未成嶺之水至于栢
 溪共入于彭蠡西門石山武陵之嶺東西之水其流而
 東過路公溪其流而西過繡溪會于大共水別為鄱陽
 餘波既於田畝又西檉根山九峯山西峰山五龍池之

山小北港水東會於大共水入於彭蠡餘波既於田畝
 又西土赤嶺九嶺良耒嶺歷山之山大北湯水東會於
 大共水入於彭蠡餘波既於田畝大西新安之山新安
 水至於北港會西峯五龍池水又會於大共水入於揚
 子江又東南梅南之山盧溪之水迤曲而流會于大共
 水入於浮梁餘波既於田畝又東榔木嶺之水其流而
 東至於休寧屯溪會於歙浦其流而西至於城南會於
 大共水入於彭蠡又北武亭見嶺塔峰之山諸水會於
 霄溪又會大共水過靴石相公松樹三潭逾于閭門難
 會于大港水入于鄱楊餘波既于田畝又東蛇坑泉王

嶺諸水至於城南會於大共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
畝又東婺源張公之山之水過李源會休寧望仙巖水
注於率溪又東赤橋之 至於大溪會張公山水至於
歙浦又東南王公峯之水過暘源會于大共水又大共
嶺之水會裡堂菴之水至于石門又會大共水入于彭
蠡朝宗于海

吉陽山吉陽水惟黟縣之高山西北八里近而尊曰
碧山北連盂山南面靄峯為黟鎮山西北二十里曰障
山章水之水出焉

縣東南二十里曰石門山鑿石為門下瞰溪潭沿巘鑿

路以為棧閣

縣南三十五里曰魚亭山為南鎮山發支綏脉自柳木

嶺宋時每歲江西魚船至南三十六里曰復山一名復

巘一名阜巖石壁四絕石五硯二碓支發魚亭山椒有

泉可以避寇

縣北五十七里曰牛泉山為北鎮山扶輿磅礴聯邑太

平支發休寧石圻為 往丹陽郡捷徑

縣東北十五里曰三姑山一名言陽山有三峯有

瀑布為黟大源有三姑磨石言陽之水出焉

縣西南十里曰林歷山四面墻立山徑嶮巖瀑布懸巖

有仙人棋臼怪石有東漢陳僕祖山二萬戶營地西南十八里曰武亭山聯於祁門武陵之水出焉

黟縣大川西南武亭山橫江之水東會于章水過魚亭

入于休寧屯溪至于新安江餘波既於田畝又北章山

之山章水東南至於縣界又東南會于橫江水入于歙

浦餘波既于田畝又北牛泉山牛泉之水逾石鼓山麓

東南會于吉陽水注于新安江餘波波既于田畝又東

北吉陽之山吉陽之水過于噎潭又東注于白茅渡會

橫江水同為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南魚亭之山魚

亭水東至于魚亭口會吉陽橫江二水又東會于休寧

率水入於新安江以至于海

龍巖山陽之水惟績溪縣之高山東五里近而尊曰石

照山陰崖翠碧石壁明瑩鑑入毛髮有白水繫東五十

里曰績溪嶺為浙東界東六十里曰大鄣山一名鄣山

一名玉山勢匹終南雄配太白為邑鎮山其中嘗產銀

鉛今絕生秦置郡名因於茲歙縣東注曰鄣山今在新安

或即以鄣山鄣山而發源靈巖三洞亦以當之惟此山有鄣

名而盧潘又以丹陽郡舊名鄣郡者由此又與鄣亦

不遠鄣有平去二声此山直去声愚按率山木鄣二

山均為新安二經始不可曉大鄣山相連有湖田山浙

江之水出焉東八十里曰遥嶺為過杭小徑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巖山素稱險峻一夫守關千人氣縮首嘗立寨東北八十餘里曰借溪山東接寧國西連龍巖登水出焉

縣西北十里曰徽嶺山一名輦嶺山一名大尖山西北相連新嶺之山東接仙人之巖南絡大鄣之山水源有二陽水別為歙浦陰水別為旌德西北三十里曰新嶺稱阨塞宜立關鎮以遏寇盜舊有鋪舍正統中移于輦嶺西北四十里曰蘆山錢塘揚子二江之水出焉西北四十五里曰古塘山一名葛蘿山聯絡植蒿二山界限旌德西北五十三里曰嵩山乃山之首聯黃石坑乃山之尾蟠古塘

山界分旌德

縣北二十里曰白巖山巖水之水出焉

縣西三十里曰界坑山界限歙績西五十里曰大會山

為西鎮山晴登山椒遠眺三州三州宣池太平

績溪大川北黃蘗山之山常水南會於揚之水又南匯

於練溪注於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入九植山之水西

注於黃石坑別為旌德入于蕪湖又北龍巖山之揚之

水西南入于臨溪會于大鄣山水迴流迴流水在縣南自西流轉

東紫迴于北入會歙西歙北諸水入于歙浦入于浙江

乃龍巖之山陽水迳叢山關過寧國橫溪注於徽溪入

於蕪湖又東北借溪之山登源水南流九十里至於象
 山會於揚之水入于練溪餘波既于田畝又龍巖之山
 揚溪水南流而東受乳溪水東流而南受徽溪水會縣
 南鄉之水入于歙界離而復合於績溪績溪在縣東其水離而復合如
績故又北大坑之凹乳溪之水東流十里為浣沙溪入
名揚之水溪厓有浣紗石臨溪石在縣北三里溪岸上溪
績其旁以守又南登嶺之山登源水西流過臨溪橋又
之西流入于歙界會布射水又西北廬山之山左水東流
 過旌川入于揚子江右水南流過縣界注于歙浦又西
 北徽嶺之山徽水陰水注于旌川陽水過耒蘇渡南入

於績溪過修仁鄉又南入於常溪又西會於清溪注於
 練練至於新安江朝宗於海

形勝

徽之為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王荆公碑東有大鄣之
 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阨即山
 為城因谿為隍羅府教三面距江太宰倪岳自睦至歙
 皆鳥縈道紆兩旁峭壁僅通單車方臘之亂兩崖駐兵
 下瞰平路雖浮游可數賊亦不敢犯焉見府志拾遺水
 之東入浙者三百六十灘水之西入鄱陽者亦三百六
 十灘石之林立勢之斗下錢融堂

歙之為邑東有昱嶺之固西有黃牢之塞南有快口之

險北有翦嶺之阨咳口歙睦要津溯流而上懸灘狼石

九十餘里唐白雲亭詩浦口嵌巖峭峙兩港合流僻處一

隅屹如保障唐白雲碑浦歙居山間無大陂澤其溪流

秋冬清淺春夏潦水則深羅鄂州新安志水

休寧之為邑東有古城巖之固西有黃竹嶺之塞南有

白際山之險北有石圻山之阨高山浚川長林沃野民

居之稠物產之夥見程黟新安真諸郡之中而休寧居

諸邑之中山水為奇觀焉汪一麟記

婺源之為邑東有五嶺之固西有梅山之塞南有大衝

山之險北有回嶺石門之阨窮僻斗入重山複嶺百年

以來異材間出朱子跋滕

祁門之為邑東有榔木嶺之固西有歷山之塞南有梅

南山之險北有大共山之阨重岡列岫四外繚繞黃國

方貢孫宰對峙巨石夾以峻流以閭門之地為空扼之方

張理評碑吳仁徽廟

黟之邑東有石門之固西有頂遊峯之塞南有魚亭山

之險北有牛泉山之阨自墨嶺兩石對峙如蜀劍門地

利陂隴左袞壑谷石浚呂左史送

績溪之為邑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大葵山之塞南有

石照山之險北有叢山関之阨境界宣徽叢巖複嶺回
顧渺然學士程敏政記曹渡橋又當宣徽之交尤為阨塞險絕程

風俗

郡有三俗附郭為歛之西接休之東其俗富厚倫於
禮身安逸樂而心矜勢能之榮操其奇贏以相誇詫然
其人貌良而衣逢整齊綠飾文雅為獨勝焉白嶽山而
上此休西鄉也其西為祁其西南為婺俗好儒而矜議
論柔弱纖嗇歸本比者稍之增飾矣然拯守一之術不
如東南以習儉約致其蓄積休之北為黥地小人寡纖

儉大類祁婺也蓋甚焉頗有稼穡之業質木少文有
古之遺風焉聊山之北為歛之南東一鄉績邑也其俗
埒於黥而縉紳之士過之

六邑之語不能相通非若吳人其方音大抵相類也
郡之地險隘在其中厥土駢剛而不化高水湍悍少豬
留地寡擇而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
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墾為
田層累而上指至十餘級不盈一畝快牛利剡不得田
其間力種大耕其勤用地利矣自休之西而上不相斗
入歲收莖不給半餉多仰取山谷甚至採薇葛而食暇

日大耕于山旱種 穀早則俱出板峻壁呼邪許之歌
一唱十和庸次比耦而汗種以仿虎狼夜則俱入時薪
樵輕重相分

徽州府四境：皆扼塞大鄣昱嶺雄其東浙嶺五嶺峻
其西大繡白際業其南黃山武亭險其北蓋有一卒舉
礮千夫沈滯一人負戟三軍莫坑云

歙縣治城墉四面依山頗稱峻極絕東南百二十里有
王干巡司乃昱嶺關為巡司重門南一百里有街口巡
司西北百二十八里有黃山巡司北八十里有箬嶺關
寇之由睦未者警先歙街口昱嶺為正道連嶺危峯嶺

為問道

時議賊出西安者由遂龍鼻頭至嚴剝
巡司經洋口嶺頭俱通關遂直抵休故

休寧縣治城四門皆為通衢要地西一百六十里有黃

竹嶺巡司今徙東南五十里坎廈南六十里有白際仰

山二嶺為要餘境則守在歙婺祁黟為固是休寧為五

邑之中都會之區

時議開化一具西鄰德興南連玉山
北際休寧東北抵遂安與歙具接境

西北至婺源
四通五達

婺源縣治三面距河一面依山其近南距河陸水有三

路通饒尤為要地東八十里舊有大繡巡司衢寇之所

必由為六邑要衢西北八十里有太白巡司西北七十

里新設嚴由巡司二地皆饒寇門戶然嚴田不如太白

之要寇之自衛未警先發大繡嶺為正道白際連嶺為
 間道切繡嶺界南三十里為衢黃岡又四十里為雲霧
 山尋流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道為華埠由華埠順
 流一百三十里為西安之銅山銅山者礦山也是故華
 埠者盜之集也尤溪口者盜之高也雲霧山者盜之大
 巢穴也昔嘗建巡司于夫繡嶺盜頗為衰太守何公議
 司弓兵防國初嘗設 國初嘗設 浙江按察僉事分司于婺源
 縣又設守禦千戶百戶所豈無意哉分司與所合無議
 復邑南七十里太白潘村有墻堡周圍五里建立三門
 隱然城繡防邊鄰寇嘉靖中潘村潘氏以地
鄰鄱湖秦先自築墻壁

祁門縣治一面依山三面距河厥宜築城若擇險而守
 東之華橋西之夾耳嶺北之石欄杆南之濶溪口皆為
 要地西一百里舊有良禾巡司東五十里有榔木嶺西
 五十里有武陵嶺南九十里有倒塢北五十里有大共
 木戍二嶺寇之自饒來者警先發源次則祁門西界七
 里亭祁門倒塢為正道演坑鋪長降嶺為別道
 黟縣四境峻絕易守東二十里有東文嶺西十五里有
 武亭嶺曰西武關南三十里有榔木嶺北四十里有羊
 棧嶺曰黟北關東南二十里有棧閣嶺頗稱大險寇之
 自池來者警先發故平棧嶺為捷道大洪嶺為別道

績溪四境之險西北三十里有豪寨巡司東四十里有佛嶺關東南三十里有梅嶺關西北二十里有翬嶺關二十里有新嶺關北三十里有叢山關寇之自宣來者警先績故叢山關新嶺為正道箬嶺關為間道

強兵

今人多云西北兵強東南兵弱者非也漢高帝用祁人梅銷代表入山谷關東漢馬成用黥歙兵擊李憲宗資用黥歙兵討瑯琊賊勞丙唐吐突承璀用歙州兵討王承宗裴度用歙州兵討吳元濟南唐陶雅用歙州兵西禽饒州鍾傳南禽杭州錢塘東執婺州沈夏又西襲信州

危仔倡乃知兵在將強將強則兵強何憂劬敵哉

義兵

新安古昔稱材武或脛腕倡義或應募勤王務為高行竒節其天性然也然耻於自薦多習伏山谷守土者能如吳玠激厲蜀士必有如海寧程靈洗之拒侯景績溪汪華之平婺寇休寧程潛祁門王壁鄭傳之扼黃巢歙錢魯蔣果之破金虜云

巡按御史虞守愚民兵疎畧曰今之軍伍即唐開元末年之府兵也弱亦甚矣不變不可變之又足以啟亂竊謂不待變法而可以濟弱為強者計獨有民兵耳民因

田而出兵閭閻不知有徵兵之擾兵自食其田官府不聞有餽兵之費所司既得以時料簡而老弱難容後者又許其隨田更代而額數常足此制法善之善者也然拘儒俗吏往之泥親下之說拘包當之短遂使有力者輒以家奴應名即謂之親下有無膂力技能有司不問也鄉民間有傭市民自代者則人皆柔猾便捷之徒有司苟利其奔走其有無膂力技能尤不暇問縱有其人又未免出于差遣疲於送迎然則其哀耗不振去今之軍伍者幾希矣望望其為國捍禦也近年有司官罔尋舊典務為減損如宣城原編八百名既減而半矣今則

一歲之中又以四百分為兩班僅給四兩是則應官銀者不過二百而已於其中又大半役於府縣其荷戈以備非常者恒不滿百人民雖利於減銀兵寔疎于防患以時考之知必不可謂宜急復往年之數每歲給銀七兩二錢而使皆聚於邑若民病于銀重即當下令凡戶出兵者量蠲他役以恤之兵不可以恒聚春夏秋三時則許其分番赴搃使盡力農畝有事召之仍令畢集冬月則併班操習猶必合數邑之兵而大閱之至於選兵之法要當貴其上者試使負重行百步外能二石者為中式不及者黜不然以強弓勁弩連發試之苟資其勇

健不當較其為親丁與否也遴選既畢則登其年貌于冊書曰某也代某也自役常以二十受役六十而罷每五年則徧加閱視而用前法汰補之如此則不惟兵收精銳而一方惡少盡入我網羅矣兵強士銳統馭為難故事每百人為一隊設總小甲各一人而統于巡捕之丞然丞不常住或兼攝於縣令或別署以他官躡令不一人心携二粹有緩急誰能用之臣愚以為治兵之法貴簡而嚴謂宜稍倣軍制每縣四五百人以上者分為四哨三百人以下者半之哨必置總名曰哨總每哨分為四隊二必置甲名為小甲兵統於甲統于總合

總合諸總而約束之非置長不可唐法兵數百人者為團其官名曰團長長統領正調督率上後合一邑之兵以聽巡捕之號令者皆團長之職也團長必于出兵之家擇富力信義為鄉里所推者授之其次者為哨總應後必以親子弟兜鍪衣甲必遞加表異取其服眾体統既定然後以時教訓兵有短長各令傳習冬月則搃三歇五時餘時月搃二日而止兵有眾寡陣法亦異要使疎密之間足成行列又宜倣河北南贛撰搃之法每多以季冬郡赴于府巡部合而演之至月終郡守親臨大閱旌別賞爵而後遣事竣則課教諸縣之最殿報于

撫按其廢而不舉者讓之訓諫有方又必養其鋒銳操
演之外惟逐捕奸宄則役之修繕城池則緩之械送罪
囚則役之護衛使則役之非此而濫役者請如弘治事
例坐之如此則兵有餘勇其臨敵也必爭先請戰矣若
夫旗幟器仗舊皆衆兵自給臣謂受直之兵不宜重困
請量徵免編之田畝銀一分舉一縣糧之多者可得千
餘金少者亦不下數百即以編審之年歛之于官而使
縣巡捕掌之稍取以治資裝後有彫敗兵自治之餘銀
則以葺教場犒勇士倘不時之需凡遇動支縣巡捕以
時申府巡捕府巡捕為之轉達得請而後下之蓋以十

年之中不復廣廢公帑而軍容得以常肅矣 疎上大
司馬以為計便頒其法于諸郡

國朝歲賦之法有五 一曰夏稅之賦 二曰秋糧之賦 三
曰農桑之賦 四曰課程之賦 五曰食鹽之賦 五賦之中
各有目云

夏稅

其一為留存之麥 目有二 曰本府永豐倉麥 曰本府
撥剩麥價

其二為起運之麥 目有四 曰京庫麥 曰光祿寺麥 曰
南京倉麥 曰南京內庫布麥

其三為南京承運庫收絲絹
其四為帶徵茶

秋糧

其一為存留之米目有五曰本府外豐倉米曰本府
慶積庫收折之米曰本府儒學倉米曰各縣儒學倉
米曰各縣存留倉米曰本府撥剩米

其二為起運之米目有四曰京庫折銀米曰供用庫

芝麻曰南京衛倉米曰改解太倉銀庫米曰改解安

慶米

農桑絲絹 其賦納南
京戶部

課程

一曰茶株課鈔 洪武始

二曰酒醋課鈔 洪武始

三曰房屋賃鈔 洪武始

四曰花椒課鈔 洪武始

五曰米木花利課鈔 洪武始

六曰桐油課鈔 洪武始

七曰里窰課鈔 洪武始

八曰油榨水磨課鈔 洪武始

九曰水旱磨課鈔 洪武始

十曰茶引絲課鈔成始化于

十一曰稅課司局課鈔

戶口食餼

歲供之目有三一曰歲辦之供二曰額外坐派之供三

曰不時坐派之供舊志云不知其始大段起于永樂

年皆六縣里甲辦納至弘治十四年始有不時坐派

磚等項嘉靖間額外不時坐派教多繁重今以嘉靖十

歲辦之貢其目有三

一歲辦戶部軍需之供其一為戶部坐派光祿寺應

蜂窠火燻猪肉其為戶部坐派甲丁二庫料價

百葉蕪散花二味槐花烏梅生漆桐油生銅錫水牛

皮牛筋黃牛皮其三四為南京戶部坐派物料黃蠟

白蠟葉茶芽茶其四為南京戶部坐派物料黃蠟

銀砂糖其三四為南京戶部坐派物料黃蠟

二歲辦禮部軍需之供其一為禮部額派供應牲口

北兩京禮部額辦藥材肥猪肥鷄肥鴨其二為南

三歲辦工部軍需之供其一為工部額派額花

派歲造織疋南京工部額定糧長勘合紙解其五為南

京工部額辦歲造解其五為南

額外坐派之供其目一

工部額外坐派之供其一嘉靖三十六年工部題派

年工部題派

不時坐派之供其目有四

一戶部不時坐派之供其嘉靖三十四年戶部坐派

九年戶部坐派協濟江防軍餉其嘉靖三十四年戶部坐派

二工部不時坐派之供其南京工部坐派城磚竹青貓

竹黃籐三年其工部坐派織造龍衣自正德十年營

建乾寧清坤宮嘉靖六年營建仁壽宮三十九年營

大朝門後凡有大工則派其嘉靖四十四年南京工部

頂坐派物件其七嘉靖四十四年南京工部坐派

三撫院不時坐派協濟他郡之供其嘉靖四十四年

逆接濟池安二府其接景靈回景京

四撫院不時坐派協邊之供其嘉靖三十四年撫院

編解均儲松江府聽候軍前不備銀力差後俱編銀兩

十源志載萬曆十七年九年加派協餉若干嘉靖中

北多司裁木為定額餘賦軍需之外多不時罷料今行

部四司裁木為定額餘賦軍需之外多不時罷料今行

歲用之目有七一日俸廩內秋糧二曰祭祀三曰鄉飲

以上係均四曰收恤係秋糧均五曰公費丁糧里甲均

內編六曰供應年自辦該七曰樂育原出給

歲後之目有八一日均徭之後二曰里甲值月之後三

曰新定糧長之後四曰新定收頭之後五曰解戶之後

六曰軍戶之後七曰匠戶之後八曰獵戶之後
婺源志論曰予稽令甲何其額外之目紛々也雜稅起
於熙寧十九年蓋均輸手實之法師桑孔之故智而愈
多愈甚相襲之久視如故常即蓋臣謀國按籍而取之
曰歷代定額固然耳邑里蕭條尤 叩心推在上之人
加意哉

徽州府夏稅派納南京承運庫絲折生絹八千七百七
十九疋一丈一尺四寸按弘治壬戌志載 國初乙巳
年歛縣夏麥比附元額虧欠正耗脚麥九千七百餘石
合將本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頃每畝科絲

四錢補納元虧麥數此舊志之說也見有甲辰乙巳二
年增減麥數可考及都 大明會典徽州府南京水運
庫人丁絲折捐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厘二
毫與舊志之說異焉據會典則徽之絹為人丁絲絹非
補麥絹也且順天八府俱派有人丁絲絹據舊志則歛
之絲絹為補甲辰舊額元虧麥數審為虧麥即宜科麥
補之不應以絲絹折補也且歛既已科正麥矣不宜加
重如是矧絲非歛產安得舍所產之物而責有于無耶
就令虧麥九千七百餘石以今官則準之每石銀三錢
約銀三千餘兩而已乃補八千七百七十九疋之絹疋

銀七錢提銀六千兩有奇多寡之數遠不相當司國
計者不宜有是式也今歛之夏稅與秋糧相等歛民之
不支久矣戒化間黥民訶官田則重即蒙裁減有能緣
此例以 上聞未必不蒙裁減之惠也敬緣會典舊志
參以鄙見著之於編以俟後之觀者稽焉

萬曆四年歛縣帥嘉謨具奏 大明會典內開載徽州
府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厘五毫
遞年戶部勘合遵典劄府照前數徵解既無專派歛縣
字樣亦無免科五縣文移歛民枉代五縣賠納事下撫
按議以絲絹一節相沿已久遞難更改合于歛縣各項

均平之內減銀三千三百兩以派五縣則歛縣雖未減
於徧累之絲絹而已減于歲辦均平五縣雖量加于可
增之均平而寔未改于二百年之絲絹戶部尚書殷正
茂歛人也覆議以人丁絲絹此一縣之所告爭者歲徵
歲徵雜派則縣六縣之所相安者與其抽減于所安之
中而無以杜將來之釁孰若即此抽減之數以絕百年
不絕之事而六縣雖派仍照旧徵派則其名尤正其言
尤順其事尤易而彼此之心尤服矣得 旨以人丁絹
絲三百千二百兩派五縣而婺源休寧相繼聚民鳴金
豎旗几成大變撫按不得已行拿帥嘉謨究問以謝五

縣為後庸得婺源休寧二縣之為首者擬辟于是絲絹
仍歸縣歛矣

論曰徽郡係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產至薄
獨宜菽麥紅蠟秬不宜稻梁壯夫健牛田不過數畝
糞擁耨櫛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入田
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不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什
之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轉
他郡粟給老幼自桐江自饒河自宣池者艦相接肩
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齒日益庠舍墳墓不毛之
地日多山噴水激濱河被衝齧者即廢為沙磧不復
成田以故中家而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
勢然也其人並省嗇為生無兼歲之積猝遇小灾便

大窳故由唐以前貢賦率輕下唐州歙州賦不過麻
苧兩稅法莫可攷自陶雅刺郡兩稅之外則起三色
雜錢及鹽博軍希布而州之賦遂重天下自吳楊氏
及南唐李氏皆徧據一隅軍興上供費不貲故征歛
無制宋興蠲止方正鎮水稅外多取之弊令甲江東
稅絹重十二兩蠲歙州只十兩為定惟雜錢及軍杉
布木蠲紹興中守臣張僅力言清減乾道中邦升卿
乞將雜錢折絹半減然南渡仰給惟江淮諸郡酒課
茶稅重甚真德秀袁甫彭方嘗以為言元賦以田畝
起稅錢科稅糧後以絲綿寔非土產折納經賚賦稅

不加于宋而額外有金鐵之課民甚病之 國朝稽
古定制貢賦皆有常額而額外無名之徵及諸榷場
一槩革罷永樂遷都時始有軍需之派遂歲為常額
其後稍以額外增加嘉靖以來又益以不時之派一
歲之中徵求亟至其弊孔之開由一二大賈積貲于
外有殷寔富民致使部曹監司議賦視他郡往加
重其寔商賈雖餘貲多不置田業田業乃在農民賦
繁後重商人有稅糧者尚能支之農民騷苦矣

歙縣風土論

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至於弘治蓋綦隆矣于時家
 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園催科
 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
 蓬減獲服勞比隣敦睦誠哉一時之三代也豈特宋太
 平唐貞觀漢文景哉詐偽未萌許爭未起紛華未染靡
 汰未爭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尋至正德
 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振費交絕起
 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
 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于是詐偽萌矣許爭

起矣紛華染矣燥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避難資爰有厲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剝斂奸豪亂變巨猾侵牟于是詐偽有鬼域矣訐爭有戈矛矣紛華有波溪矣糜沃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曼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已貧者既不

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草地食冒罔極骨肉相殘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則匿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褻陵矣兵

壑矣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嗟夫後有未日則惟一陽之復安得立政閉關商旅不行安靜以養微陽哉

發邑五年一徭十年一役後改為均平均平者見後里
甲賦賤于官給一歲用也既輸此甲首婦農重長在官
專事進追徵勾捫其法自隆慶三年巡撫都院海 奉
行一條編例始歲用分為四款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
之常也二曰額辦謂二三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儲
用無常行不時之需也四曰雜役謂併力差于銀悉從
顧募者也其銀則徵收貯庫臨期支給云

兵防論

夫徽在萬山間縹延嶮峻較之平原曠野防禦宜易然
當宣睦衢饒池陽之中界聯三省山寇竊發數百為群

土人聚族而居不習兵革一聞小警絮家逃避近邑者避城郭遠邑者避山谷所遭焚掠亦甚慘矣乃其從入之道大要可覩由宣來者警先績次則歛之北界故叢山關所嶺為正道箬嶺關為間道由睦來者警先歛次則休之南界故街口司昱嶺為正道連嶺白際嶺為間道由衢來者警先婺次則休之南界故大繡嶺小歛之山為正道連嶺白際為間道由池來者警先黥次則祁之北界故羊棧嶺為正道大共嶺為間道由饒來者警先婺次則祁之西界故婺之七里亭為正道梅林舖長降嶺平鼻嶺莒徑為間道祁之倒烏為正道然此亦大

較言之若論緩急其重惟婺源乎夫婺源當浙江之衝為一郡藩蔽今縣東大繡嶺界南三十里為衝黃岡又四十里為雲霧山尋依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路為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四安之銅山銅山者銅礦山也合金衢嚴處紹徽荷戈採鑿常數百人歲久脈枯曠几為竭亡命之徒不足以餬其口乃始集華埠為盜故銅山之禍机潛而勢緩猶蓄毒也華埠當通道有布店逆流由馬金陵休及歛順流捷通衢金會徽之水路于嚴州陸橫出德興過玉山岐多而難緝盜恒出沒于是故華埠者盜之集也尤溪口塞群山之隘多坊店之居

盜於是泄有而通無交通之夕坊店利其有而間為之
居停故尤溪口者盜之窩也雲霧山當萬山之會外崑
而中行蓬居之民不下二百餘家猿蹊鳥家連絡諸郡
故盜恒踞之始則山客與盜猶相枝忌既而通貨賄狎
婦人更相與為奸利而郡居之矣故雲霧山者盜之巢
穴也黃岡山密尔大繡嶺盜之行劫于大鱗嶺者率先
日居之晨趨行劫暮轉宿于黃岡次日乃得散去故黃
岡者盜之停驛也諸皆還娶而近娶尚可得而安乎娶
不得守則休寧之守不固而事愈可憂矣至于郡邑卒
伍之制則猶有可議焉 國初之郡止以衛所之軍供

保障迄成化間大司馬文昇始因衛兵耗脆更置民
兵而衛兵既為虛設既而民兵亦倣嘉靖乙未御史虞
公因宣事復加區處奏請行之可謂寔矣尚無明效何
也此間族黨之法廢一切支吾皆苟道也試以今事明
之郡盜興之非盡異郡要必內蠹先為之地內蠹窺伺
已熟乃始勾引外照此非周法之廢民無職業之明驗
歟遠恃衛兵則請調遲閣無以急民患近賴民兵則迂
延遜避無以摧敵鋒兵民既分情勢之迫固如此也宜
倣王文成十家牌法行之庶乎盜可弭而民可安矣

田稱徵其半故夏麥秋糧並賦諸官田以其起存皆
本色故耗米差多

馬草 民田糧麥吏既稍取總結之意賦其粟禾每
一畝料草二斤每京庫給以銀太平以來定場用本

色

歲貢之目十有二曰物料曰野味曰鹽課曰稅課曰魚
課曰稅絲曰雪梨曰木瓜曰芽茶曰官瓶曰黃連曰緞

疋

物料十三 銀硃 黃蠟蜂窠 肥猪肥鷄 藥
味藥材 鹿皮 烏梅 箭枝 掃帚 曆日紙

凡額辦歲有常數而部又不時坐派有常酌

本年徵數轉派六縣又有山羊柘木黑鉛金箔猫竹

絲線綾紬修理家伙等料皆屬增派或間數步一徵

云 右物料本非方物殊乖任土之義部貢辦于郡

郡斂材于民其法取合郡之丁與田而藉之別為十

歲 一斂焉謂之軍需物料坐派既有盈縮官吏科

率或輕重軒輊徵收起程又分緩急于是吏書收頭

之弊日滋而侵欺逋負無所分矣嘉靖中通判李默

常建議定為每歲審徵之期尋亦廢格

野味十一 天鵝 鷓鴣 班鳩 兔 雁 野鷄

獐 鷓鴣 鹿 活鹿 五面狸 凡野味非其地
產亦惟徵糧初折以鈔 又折銀天鵝活鹿輸直于
工部餘輸府庫備歲費焉

鹽課鈔 凡鹽鈔賦謂丁口本折色中半並以銀折

鈔每色鈔每貫折銀一文每錢七文折銀一分
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鈔額亦

以洪武為準丁有登耗不稽焉以其半輸京師餘資
歲費

稅課鈔 有商稅鈔酒醋鈔 凡稅課賦諸商賈本折色中

半並以折銀之法 凡稅課司者輸于府庫宣城附

府省餘五縣儲之縣庫歲費取給焉

魚課銅錢膠翎 佃場鈔 凡漁課賦諸漁戶料與
鈔並以銀折 每銅一厘魚一觔一折銀八分膠一觔折銀一分

銀五毫鈔貫本折色 所置催首輸年司之以其半輸

工部餘輸府庫資歲費焉

桑絲 稅絲 初桑絲賦諸蠶鄉稅絲賦諸漁戶以

漁網用絲也並以銀折 每錢五分 惟京庫折絹 每十

兩折銀 但戶額以洪武為準逃絕十之七八惟取足

於見在漁家今賠賊充數而漁戶病矣桑絲本孤自

應天府牛首山 藉宣城稅遂歸焉不屬蠶鄉不派

江南

通邑而獨累漁戶寔弊政也

雪梨四十觔貢 南京禮部 太廟薦新以立秋後

五月初雪梨除薦新外又進貢 京師嘉靖中巡按

御史王完奏免之 附畧查得太廟薦新又需用四千

五百觔非赴禮部嘗考之內會典正開南門貢食用此

進北其色名之臣曰雪梨實其色味固與諸梨同也士

祖定鼎金陵每歲不為則寡取之宣城近祖愛民之

負可至雖多取將不盡也于時如直隸山東并河間

仁蓋欲節其力而不香美甲于天下而山紀貢者

等處亦無益而有損故也厥後遷都真北於河間

地遠民勞亦猶宣城之金陵又舍近求遠尚爾

等處亦無益而有損故也厥後遷都真北於河間

取辦于宣城之費雖百錢未了之僱船者每隻支銀一

百六十倍于官一員制之給盤纏銀三十兩園戶四名

而抵京則該經內官生事需索稍不如意動輒指

解領之失往二建係度死于獄無所抵告吁以梨

之微小偶因獲薦庭寔此其流禍至于如君神

里其誰赴訴之哉臣想此梨專屬薦新而設寧神

道莫大于得四表之權心今以貢而祖三民疲于

勞民傷財鑄為怨府伏望 皇上遠祖三民疲于

道近守家仁壽之脉于億萬斯年豈非為蠲除事

我 國 守 家 仁 壽 之 脉 于 億 萬 斯 年 豈 非 為 蠲 除 事

奉 京 的 既 過 時 朽 敗 以 後 不 必 進 禮 部 知 道 欽 此

木瓜歲貢以顯計禮部霜降後一日進木瓜雪梨獨

出宣城凡財戶貢瓜梨者董復其後 槩上縣丁項今更

芽茶葉茶宣城茶戶採納

官 執 抽 分 二 萬 箇 解 工 部 五 千 箇 解 南 京 工 部 宣 城 密

戶造納復役與園戶將今史議同

黃連二十斤解禮部太平縣採納

緞疋 初本府織造染局自行織造後不如法貿易

以充局 舊有鐵匠絡絲匠除逃絕者盡蠲見存匠

戶每丁出銀四錢幫補云買六縣農桑絲銀亦以充

價焉

歲後之目五曰均徭曰民兵曰夫馬曰驛傳曰孳牧

均徭 南京直堂皂隸府縣祇候馬夫儒學齋膳夫

進表夫部糧夫解緞夫皆謂之銀差府縣各官門子

察院儒學公館祠宇書院各門子府縣皂隸快手庫

子倉斗級獄禁子巡司弓兵橋渡大舖兵解戶皆謂之

力差初均徭十年一編審弘治以前每田一畝審銀

二分有奇復增至分五不足乃易以五年一審凡銀

差無耗惟供兌解之費力解稅難易為等有倍蓰什

伯者至傾家焉

民兵 初與江淮衛水夫並十年一審田一千畝後

水夫止解民糧銀赴南京兵部散給民兵亦照均徭

同編

夫馬 凡夫馬取諸見年里甲以備過賓將送之後

前時里出長短夫各一名凡五里馬一匹比歲以丁

田編審夫踰數百馬則三里一匹數增而用猶不足
蓋驛使交馳輜裝繁重江行迂險趨捷陸程邑當孔
道矣其能不為勞民乎

驛傳 歲解南京兵部給江淮衛馬夫工食 會
同館馬頭上工食車料 江東驛馬頭工食龍江遞
運所水夫工食代給高淳縣驛傳銀 石驛傳令
協濟諸驛遞以本府初為僻且簡爾今過客百倍于
昔而協濟他驛仍如故甚無謂也郡舊有宛陵驛編
有水夫工食今驛廢夫草一切取辦宣城代高淳驛
傳為馬政惟南陵以養馬不與焉

孳牧

南陵舊牧種馬七百五十匹

驛馬一百五十
騾馬六百五

凡牧法兕馬十匹騾馬四十匹為一群置長一人

每馬一匹牧用十五斤北用十丁不足則以田擬

之南陵歲騾駒二百匹存否孳育不問也正德以後

並收折色歲徵銀三千七百兩

壯馬一匹銀二兩八
錢北馬一匹銀三兩

六種馬倒死賠償不惜重為民困嘉靖四十三年

上言用者議下兵部行府下縣知縣部永春將孳生

馬六百八十七匹變價解部

該銀八千二
百四十四兩隆慶二年

奉 恩例變賣種馬三千一百匹解三百一十兩正

存牧馬三十一匹第減牧養之勞仍輸備用之數然

視昔郡長科派印烙供應倒死賠僅諸費則少舒矣
歲費之目十有二

曰諸司供用

曰春秋祭祀

曰鄉飲酒禮

曰料貢盤纏

曰運船料價

曰解扛脚價

曰江海兵防

曰孤老衣薪

曰里甲供應

曰春牛桃符

曰決囚公費

曰器物案衣

諸費宣城以附郭費繁諸縣大約相
準公務為供顧過客而設並縣中雜費亦取給焉本
取諸見年里甲常視縣令昏明清濁以為所費之贏
縮協濟本非額派嘉靖末倭寇二吳海防告警軍門
權派以資兵用遂為歲額

右郡之額歲至于此矣行之百年無大因革成化中通

陳判紀始因官糧多運郡秋本府諸官田而官田又
多在圩鄉成化中水災相仍秋

糧多議將六縣民田每畝勸徵一升以為官田內將官田耗重者減謂之勸米嗣是遂為常額民田無糧而有糧此為免之賦法之一變

洪武初官租雖減半徵收而耗米寔重甚有每石加耗六斗六升者

當時糧長利之後任事者稽核減耗民不受益而糧長

困矣議者每欲扣減諸耗盡免勸米以復祖宗全完民

田之舊嘉靖初南寧旌太四縣免盡惟宣涇勸民尚存

之故通判李然議申免之卒未果行

初官田糧重民間白佃以輸公賦而已久之貧人貪餽

改則以利鬻富者得業徵勸以就輕加以豪家隱漏胥

吏詭飛馴到兼弄者安享豪腴逋逃者哀鳴中澤稅糧

虧額里甲包賠總書恣其神數糧長因之因畧矣嘉靖

壬子知府劉起宗議舉覈田之令所部六邑通行丈量

俾富而強者田必有賦貧而弱者糧無虛賠誠利民蘓

困之一善政也第當時任用非人仍茲欺隱兼以官民

均為一則恩怨卒成二途乃高皇帝二百年沾沐餘澤

地方萬千世豈芭遺思斬然無存議者不能不能重惜

焉此一又賦法之一變也

國制凡夏麥秋糧馬草量縣設區宣城十五里區南陵

區旌德三區太區糧點長一人部降勘合給之徵解其

平糧少不設

責費諸銀各以收頭大戶數人徵解如之每歲按籍僉
充殊滋煩擾畏事者規避亡賴者求營弊冗姦囊大為
國蠹里甲則復苦徵日猥繁催科煩棘至于夫馬徭役
市人藉之以噬鄉民脂肉尤有不勝言者隆慶壬申推
官工藻遵臺檄立一條編法惟秋糧仍以糧長另徵夏
麥馬草軍需夫馬公務而下凡以銀輸者摠為一目革
去已前收頭目名悉以里長經收輸縣支解杜侵盜之
姦免僉點之擾祛橫索之弊絕科派之私上下之間並
稱良便當世守而不易者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宣州衛屯田子粒五千三百二石五斗七升四合七勺

五抄初田為四則洪武初凡正軍人給田四十畝歲徵其

半餘存自食謂之原額田一畝二升一斗每歲徵糧一斗

比較屯田法承佃不得易賣其軍舍自墾惟成化初奉

例丈量者謂之起科指揮千百戶下舍餘空丁無差加

米謂之改科隱漏不報丈量後請出者謂之今請已上

三則法得私相佃賣與原額不同歲徵子粒悉輸府軍

儲舍出以廩軍是任力領輸頗稱良便嘉靖中屯田

御史張鑑以原額屯田多為豪強兼并銳意清理所

司俱報夫詳送以升改今靖則三法得佃賣之田槩充

募軍承領之數辨為案撥屯田戶無限數軍多詭名繼

攘軍民互許追奪紛紜由是荒蕪益甚逋負積多官與軍皆病矣噫法當變通而政貴宜民也信哉

軍衛

凡指揮並世襲凡蔭襲及軍政悉振上右軍都督府以達于兵部每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廢置之名曰考選軍政一人治衛事謂之軍政掌印一人掌操練一人督屯糧謂之軍政僉書又一人巡捕一人治軍器一人領漕運謂之見任事並以選充人惟以其器不與此者謂之帶俸差撥歲委帶俸一人入賀凡鎮撫世襲掌衛之獄事經歷則用流官銓授于禮部使以文法吏事

綱紀衛政千百以下並世襲一人掌印又一人僉書凡所置管軍百戶十人並以選充其餘皆帶俸如指揮倒例管軍百戶缺則以所鎮撫代

郡國利病書三十二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三

廬州府志

水利

楊循吉曰合肥前奠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舒則南西皆山尤多美田水泉之利號稱膏腴獨不濱湖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兼平行故有塘廬江有山東濱湖而平田居其七八故有塘有堰有壩湖山並資以為灌溉由是歲鮮不登無為雖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為巢湖諸水之所出故多圩田其大者有十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滔其害巢西濱湖東通大江多

圩田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壩而塘之大小雜然相望然當隴坂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僅之不足旱則耕農先憂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六安皆山田故多塘堰而無圩其民不專事樹藝若山谷所生果藥密澁之類舉足以自給其利又多在山英山之益多惟有堰田霍多山其半為平田有湖有堰有塘

江防

本府所屬無為州東南濱臨揚子江上接桐中城六百丈巡簡司下距河州裕溪巡簡司計二百三十餘里江心與銅陵繁昌等處為界沿江原設土橋泥汊奧龍河

三檢巡司官兵巡緝近年江洋多事萬曆元年撥江都御史洛陽董公堯封建議題請以本府同知兼管江防併改為無為州同知移至泥汊司專管其事仍以徽寧兵備道督理增置兵船分布防守土橋河巡檢司上自石灰河起下至鯉魚口共七十里中有花魚口宋家灣對江十里為楊林州與江南信服洲白沙洲相近號為三江口蘆葦叢生乃盜賊淵藪泥汊河巡簡司上自鯉魚套起下至薛家灣共五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及庐江船隻往來與龍河巡簡司上自薛家灣起至奧龍墩共八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船隻

太守盧藩廬江四辨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
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惟求于禹貢與山海經故
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
稽出禹貢鄣出出山海經按海內南蠻云三天子鄣山
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湖江出焉海內經云廬江出之
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蠡縣西是也
經又云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障由此名也廬山在彭蠡
西涯因廬江以得名項羽封英布為江王盡有揚州之
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

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淮
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古廬子國
也考尋載藉古無廬國之名是卻以廬江為廬戎之地
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卻誤以中廬
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悞按漢志諸侯王年
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
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
廬江郡二十四城有舒尋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
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
山因廬江而名古者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

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于山上
世稱蘆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而廬為明山為西
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
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旧志言
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潯陽
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子故
曰事必法古名地必求于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
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
移事古名与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淝江出三天子都在
其東地理志云淝^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淝

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淝嶺淝水寔出
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三陽者皆西流匯
於彭澤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
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
南北哉求于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
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于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
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與廬戎兩軍
之杜志云廬亦為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

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是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
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中陽廬
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澁楚西
境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
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
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江陵由郢而伐西北
密迩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此非廬
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
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
于楚已滅而滅孫辰嘆曰犇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堊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
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此與合肥今按肥水出
鷄鳴山北流二十里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
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陵西投于淮
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
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尋百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
源寔同而所流寔異也故皆曰肥合二州圖記皆不見
夏水與父城惡覩其為夏與合肥者乎合于一源分而

君國和病書 卷三十一 五
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夏云與合肥者亦應史氏之失也

右辨合肥

按圖記今冶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里志荊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城同食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因于城豈囚于山乎今按今冶父山寔有鉄冶乃作教告縣更名一治山不疑

右辨冶父山

高海地理辨

馬氏輿地考廬為古廬子國子疑其治當今在廬江或無為而今之府城是秦時合肥縣治也漢以其地分為廬江九江廬郡按廬江所屬為縣十二若舒居巢襄安潯陽皖等處皆在今邊江及江南一路九江所屬為縣十五若壽春浚遼合肥歷陽鍾離等處皆在今淮以南路至晉改九江曰淮南并廬江為二郡其合肥仍屬淮南使合肥即為郡治則當屬廬江而不當屬九江暨淮南豈有倚郭之縣而分屬他郡耶又晉史載袁真為

廬江太守攻南肥執南蠻校尉桑垣迺其百姓而還則郡縣之守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合肥合為州而隋復改為廬州則移郡治于肥當自隋始也唐因之為郡領縣五曰合肥慎巢廬江舒城觀今日所屬則隋唐遺制也

王萬年廬江地理辨

廬江漢應劭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之但知今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郡人高誨氏辨其當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

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並為廬江屬縣隋始并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為巢城縣口鎮置無為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漢江晉于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叔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屬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叔舍船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尔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此曹掾遺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叔破之遂以蒙為廬江太守豈漢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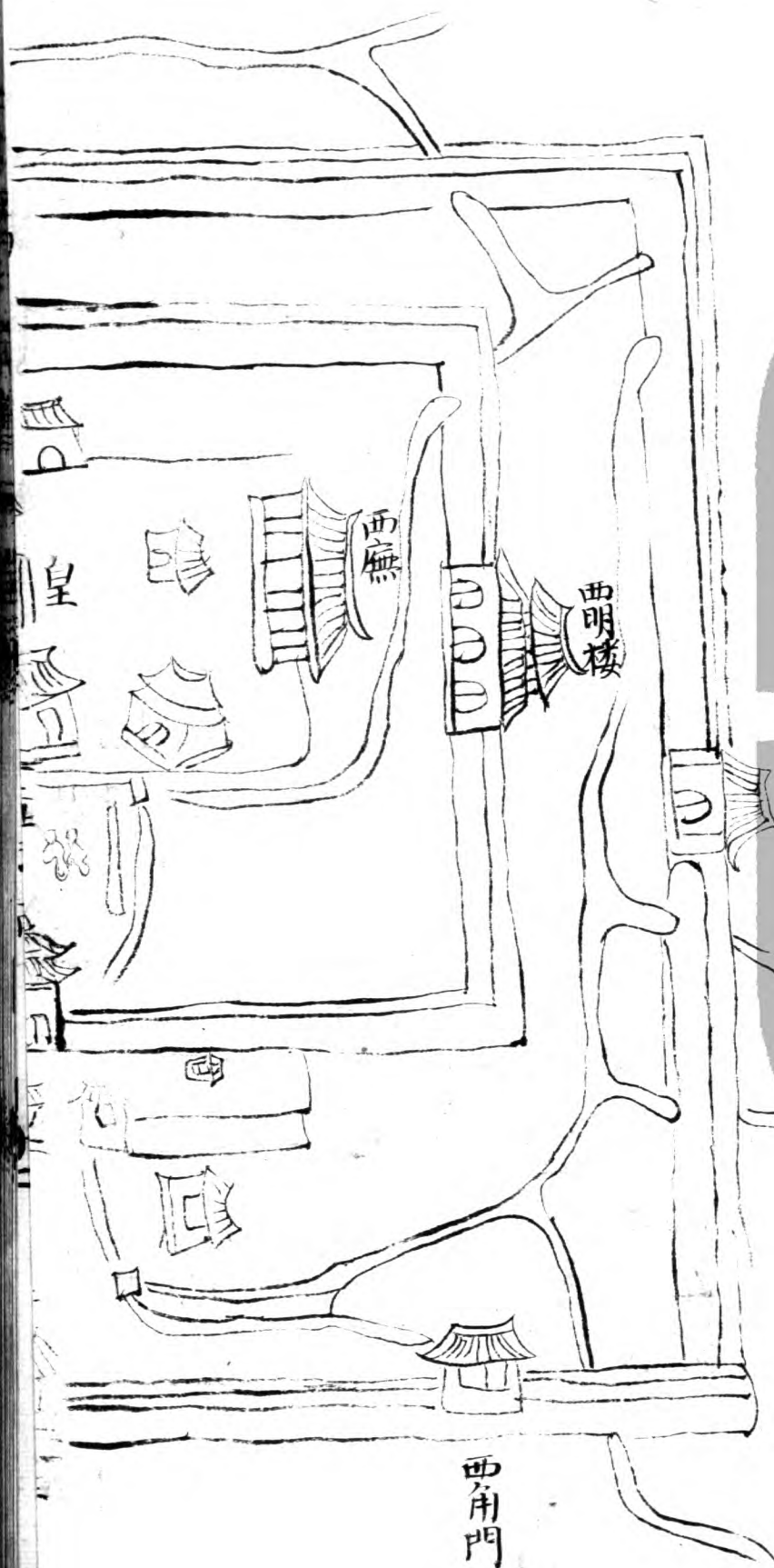
若歟皆不可考也然以漢義逆之前後在舒後漢之末在
皖南朝之始在瀟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于合
肥乃并省瀟龍舒城地今置縣而仍以庐江為名景泰
庚午修學築墻得宋建隆二年修縣治碑于土中祝况
記曰庐江春秋庐子之國也晋宋以还庸為列郡隋大
業中改為况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
謂庐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併云何蓋考歷志
吾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庐江而無瀟與龍
舒亦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可想
也一瀟志以瀟城古跡在庐江南三里左傳註庐江六

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瀟川又為邑名
則瀟之併在庐江益明矣况今大城金牛城濠隍儼然
形勢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亦曰有天柱山瀟天柱山
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瀟之在
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掌之下豈皆
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遍天下而記九河水道尚
有與今不合而况于固乎曄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
廬江之瀟名自春秋戰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安
慶本漢皖城後為懷清縣清朝玉照二鄉宋人于此立
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年始祈置縣名曰瀟

山安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者而紊之耶且二縣俱以山名
又非止曰瀟也。不然則瀟江之瀟、於瀟之瀟、皆可言瀟
矣。噫！世遠疎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而已矣。烏敢盡
信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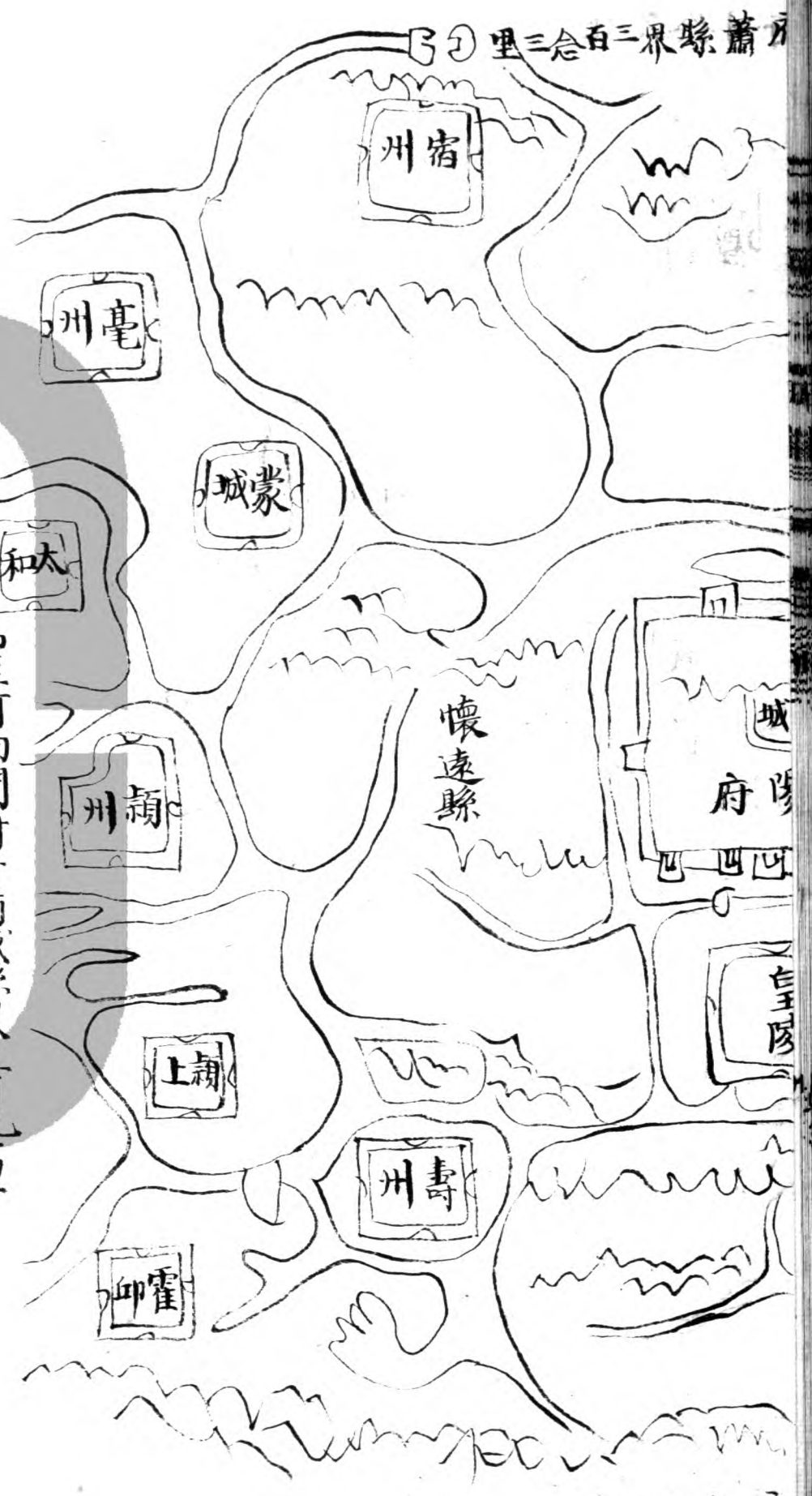
霍山縣志

吳儀部云：吾霍僻在一隅，東界桐城，安慶南界潛山，太
湖西界羅田，麻城北界商城，固始阻山，帶河路達三省，
如棠梨塢山如萬人愁，山如東流河如梅河，延袤連亘
五里百餘里，險隘之區，盜賊之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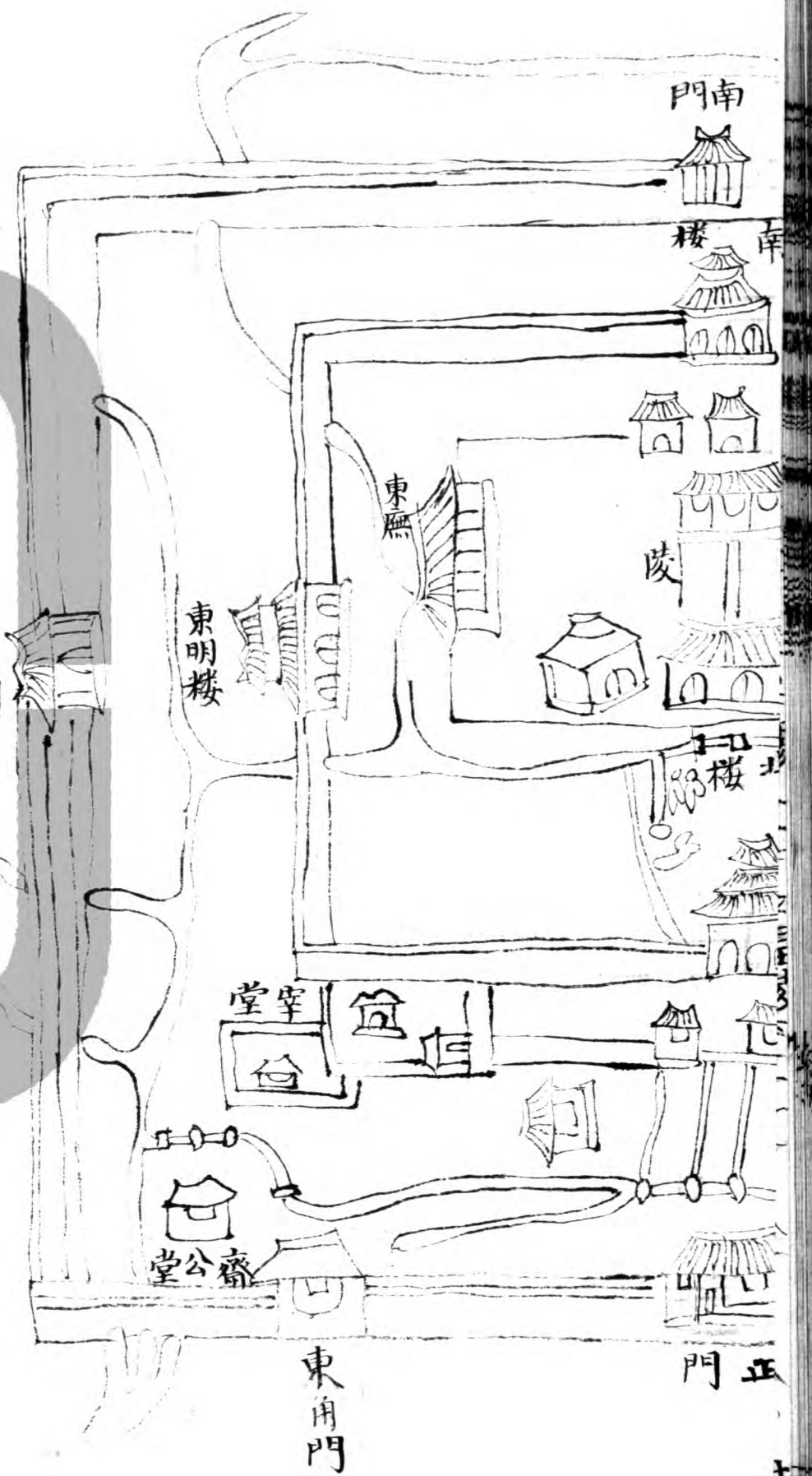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
十一

西至河南開封府項城縣界五百九十里



里三念百三界縣蕭

里十五百一界縣肥合府



鳳陽府志

文新曰余不佞作賦役篇戶口有土編之數里甲有新
 舊之額田地有起存之徵稅歛有南北之分輸納有投
 櫃納錢之便凡五則而鳳陽之賦役盡于此雖然賦必
 有土而役必有力也今鳳陽之民力額失者十之九厥
 土則反增二之一寔戶者也散而之四方詭寄者也潛
 而入於國中此安得不十徵而九虛哉夫民有定居不
 擾之焉可也畝有常額不履之焉可也商有 以不藉
 之焉可也然而邑之流耗在前擅難卒復余故諄之謹
 裁其應復之事三附于賦役之末以俟君子其一日民

君臣和氣書 卷三十一
丁夫額宜復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旧
志尚載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
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歷今四十餘年編民止存老
幼四千七百口里雖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五甲
者有一甲止存有二口者此其勢非駢通則株連合無
急宜歸併將見在編民仍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孝
弟力田者為一長而提其十輪為役其或里不足二十
有六數則急招徠于外方無田與地食無與陳無種貸
之庶几國初之原額可復而 新朝之元、可聚云尔
其二曰田地濫增宜減萬歷六年官民田地一千六百

三十七頃一十三畝歲辦夏秋麥米五千餘石萬曆九
年清丈令奉江陵相惟謹編民黃儒立斃於筆杖之下
佐吏豪猾偵令意遂將山崗湖波古荒瘠 行魚之地
一概丈量則又出一千三百頃焉而分注於二十六里
之編民嗚呼民又復何堪加此不毛之田地乎合無軫
念新丈之田原非額田當將新加糧焉分別應革應減
應停此寔身痼瘵乎乃民者也其三曰客戶詭寄宜清
鳳邑為王畿之地故勲戚衛所官舍無差甚盛典也其
後勲戚衛所之樓房舖舍田地產業漸為外方行商者
有之徃、假名借姓冒作一家又有外州縣居、城中

原籍則隱射自此兩輩獲地方之利而不當地方之差則詭寄之奸宜杜三者復而後民可得而聚地可得而開也嗚呼苟得即復此三者病以與民更始則文新也便宜從事亦何敢讓未遑寄空言乎哉

農政篇

臣惟職任鳳陽之地：方東西七十里南北九十五里饒陵寢郡邑蹊道祭田賜田屯田臘粉田外餘存
有西南郡一帶皆山崗硠确土石伴錯谿谷流水無
有山林藪澤無有里雖有百而穀土不能處而議者
皆謂罷任足重民苦不能負租稅故逋逃暇欲減額

更編甚至議停議還此皆不可必易之教也鳳陽地
有餘利而民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謂糧少與有可
耕之民而不力而謂差煩罪皆不在民而在司民者
無法以教之耳夫糧少者地多未闢也差煩者民散
不聚也使耕地盡闢則糧不患于無蓄民力盡聚則
後不患無餘任以期月已可之政易不可必易之教
是非不減而減不更而更乎今職仰体而思設身以處
地條有六款一區田兼樹蓄二居民在徵糧三聚貨
四行水五積產六招徠此就鳳陽之地而均度之也
一區田

鳳陽地少川原溪澗之水則止水蕩水均水舍水馮水之法無所用之惟是一望高燥阪原此謂之旱田旱田之制其疆有二曰區田一也其決圍原田天下之大索三中州河以南江以北西華以西至於岱疆皆謂之周索皆區畫灌沃以為田疇非若戎山索多可以畜牧越索川多可以畜水者鳳陽惟區田最宜而區田之法創自伊尹因湯七年之旱故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色水澆稼其法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但民力貴聚按法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諛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

每行一尺五寸諛分五十三行長濶相通二千五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三區每深一尺用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寔令種之相着苗出者稀稠存留鋤不厭煩而每畝一圓井以代方塘鳳陽之泉其施七尺冬涸之時四七其尺則夏秋可以不乾旱則引弔烏水汲澆灌結子時鋤隴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擗此漳南凡無川水之地皆如此播種依此法布種大率一家五口可種十畝耳又按志鳳陽稻秫粟稷三麥五豆二麻絲綿俱有五瓜四菜茄瓠不無而抄

在不青成一收家一穀田則蔬園穀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燒首宿三二月種淮山藥及芋三四月種粟麥芝麻及大小豆七八月種蕎麥大小麥及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雜種各有區畫蔬園之制又在於高其種正月墾瓜田二月種茄瓠三瓜芥三月薑藍木棉紵麻靛五六月蘿蔔蔓菁七月波菜八月蒜薤葱韭九月油菜如此用力省而功倍不必於犁但鑿鑿墾剷最便貧難田家八法區田圍田架田梯田塗田沙田代田徹田而區田為首寔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職親勘焦山一員地約率二十家二四廬於其

田上一家五口授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畝而中公五十畝以代官耕則五家通力合作也而親薰之以開墾上為園下為田中掘一井以三月做載修農且四月法種尚及時以為民先惟我同寅協事田畝不過于一日二日則同寅至不過於五日六日則親至而勞之區田既成種樹之次按志榆柳杏柘及槐外而栗梨榴李桃柿松栢皆有今職亦先率此二十家之民使畝之上有庠之上有上林亦家一畝而皆樹之以十五色本正月立春後修種諸果木栽榆柳二月接桑果三月移石榴五月移竹嫁枣種桃杏李梅柿六月鋤桑皆有

其時依時行之惟我同寅亦又如初則鳳樹漸包一可
以佐穀蔬二可改燧火以此種樹之要利故次區田

二居民

區田種樹之條既設不為定居民則民不聚民不聚則
田園山林復歸於墟今職以二十家為率家約五口五
家連廬四廬連畝之家五其畝以十五二百五四其
五而十家一以粒官則有二十之收官公此二十則
不私其二十家之畝而定為口分永業之制使老而傳
餘而闢新而收絕而續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畝當其
畝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畝二當一休二歲者為再易

下田畝三當一則二十家有此五其畝之世業樂歲足
以自給凶年免于死亡雖引之使流移逃匿不為也而
又選其家之五口一人焉而少俊秀教之學文果敢教
之擊劍二人焉而長其一人習百工技藝其一人貨買
迂有無其壯強者二人居要偶相私鋤如此習以成風
勿失其信此足食民兵信之矣之道也則由二十家而
通之二百家由二百家而通之二千家二千家通之二
萬家由此百萬家皆無不樂其樂而利其利未有不
相與襁褓而來聚負荷而向耘矣鳳俗不積蠶為其民
之寡也地之荒也民寡則糞少地荒則不積今職既教

民區田利在糞種不糞種而區田又無所用之矣約二十家而搃于西路都圖若舖店村集之所五家同爰一廁土三其各深五尺修廣各三丈廛之家廁五取以供庖之家畝二其利相掩也而野有隣五隣甲為里城有比余則西南一至焉率于隣坊不率于此不過五日六日余則西路一至焉為隣無廁而責之里比無廁而責之坊搃不催于搃其罪同則有罰一廁不爰出穀一石于是乎鄰里比坊則無不廁可得而糞矣而後約二十家之庖鳳陽之庖于南者其向北庖于西者其向東庖之上上有林則芦之下必有塘之家半畝五家而連二畝

之半及今三月修隄防達溝瀆時也協力旋掘下歲一濬深一尺積十歲之深而塘者為澤則無旱乾之患而後縱以鵝鴨鳧鰲以鯉鯽編鯁生之而漁者利于塘矣二十家之畜一馬二牛是以引重里郡其羊足以資貨而牧者利于野矣家以犬猪鷄豚而老者利于堂矣以二十家為先教之種而尊之畜庶几將東旱田之富其無越于此矣乎

三聚貨

民居既煩不為之聚貨則民無所安生鳳陽劍自明初為湯沐重地建立城基之始本取南門外山澗來水

西一流由西華門外轉由甲門外古澗繞城東北入淮
河東一流自大通橋古澗由朝陽門外入臨淮縣淮河
與西一流水合因淮水離城太遠故設小閘河一道緊
承前東西二派來水為玉帶之形以聚風氣此河未淤
以前科第頗有民亦庶富既淤之後人窮財盡文運且
索然矣議者謂欲復 國初嘉隆之盛非濬此小閘河
不可然難之者又以白塔墳來脉所閼濬之則有傷故
遂不果職思鳳陽與廬淮揚並隸為四府庐州河接城
下淮揚達中河各有聚商馬頭所以民豐財裕即本府
西懷遠縣東臨淮縣亦有聚商馬頭故二縣較鳳

虹為獨富彼三府二縣皆得河利獨此首府首縣及水
陸隔絕非創建之不善也寔年久淤塞所致今欲此迹
于二府三縣之庶何道以策之職因往十里程涉淮見
旧有小濬長百餘丈濶二丈餘間之里人乃泊船所
也莫如從此現有旧址稍加疏導使深一丈廣四尺便
成通濟况值時荒建此興作民皆就食上得其力不
需其界勝于捐賑旬餘告成此皆易于為力矣然又不
可不知也先是運船商船直抵北門四方之貨湊集焉
河道何以能塞哉盖厥後當道孔豺漁獵于貨甚于筦
莫向船者未沾其利來者已受其苦為此商船不至而長

淮衛卒家作隄防以曲利私而運道開河遂為旱壑今
濬其塞而疏其口事亦閔風氣之所轉矣以蕞尔之邑
出之帑則無餘徵之輸則誰何額之四鄰四鄰其于我
乎何與無已其損己之俸能尽如二十家之種蓄則由
家而隣由隣而里由里而鄉能尽如二十家之縣地雖
儉于百里民可封而也邑民既聚而復役其三之
力焉是不亦庶民攻之而不日成之者乎君子有志者
何患事不竟于成職將公賦畝而遂以及濬洫此亦鳳
陽之勢則然也

語詳在申文

四行水

古者一夫為遂四其十為溝一其十為洫則一故九洫
一澮而一井之田可南東其畝也自井田廢民不知有
溝壑之法然如秦鄭白魏西門豹之鑿渠楚孫叔敖之
堤勺陂國與民兩受其利漢唐以來循吏尚有加意此
者今鳳境南苦旱而北苦浸則地勢然哉設令無行水
之法溝洫不如西洫川不如北而欲其疆場之翼翼黍
稷之或也不可得矣故鳳陽之為湖五方丘湖白湖
月明湖華皮湖東西湖而善用湖者以佐溝其澗十曹
山澗陡山澗遺碑澗魯山澗青山澗水流入淮獨山澗魯山
東澗魯山西澗射子口澗龍子口澗而善用澗者以佐

川其為塘二十有八泉塘柴塘側清塘流塘東官杜丁塘官塘樊家塘石塘曹塘節塘虎山塘神仙塘門塘老公塘神仙黃水塘石窟塘茹家莊小塘上周塘下周塘老婆塘李公八塘菱角塘長春塘寧定塘金魚塘九里塘焦山塘窑塘而善用塘者以佐洫其溝三界溝東宮溝西宮溝則非有原之溝耳不可以畜水馮水六水之道不傳民雖竭力以耕天則不可以常時欲其旱之不槁大澇之不浸不可得矣詩曰我疆我里南東其畝此治田行水之法也使洫川北滙則其畝南溝洫西行則其畝東故能知此而曰可方可直可梯可以四不出

河北亦不常有其字于家而常畜者鵝鷄鴨家鴿野而鬻于市者雉水者鳧稱奇錯者鴟鷂青鶴間有畜者野禽則雁鵝鴿黃鸚鴟鳩鷓鴣鴉隼賀鷄鷓及老鵲雀鳩鶯秧鷄竹鷄白頭公百舌鴉鷓鷓鷓其臘嘴黃雀以春至翡翠亦間有多穴巢水涯間獸之屬十有八鹿獐以活供棉羊山羊獾獺以皮供牛有水牛黃牛用以耕者米者有馬有騾有馱且以負載犬以守貓以捕畜而祀者猪羊穴而祀者兔以毛取者狐獾有兩種有猪獾有狗獾為物害者狼故有鳥獸之在鳳者與虞則虞師可積而貯也魚在鳳淮產惟白魚其出冬抄至春夏至

種之小豆亦然大豆榆莢時有兩期豆之以春夏熟者有蚕豆者表之以秋熟者有蕎麥蕎麥蓋穀類多不可勝紀：其在鳳者與眾農則農師可積而貯者也蔬次之蔬之屬四十有五白菜鍾最多惟春初黃芽最美韭黃紫花菜次之辛者為芥為蔥為菜菔為蔓菁為蒜香者為芹為紫蘇蒔蘿為茴香最益人者山藥餘為莧為茄為菠為瓠為葫芦為姜豆為扁豆為冬瓜為菜瓜為黃瓜為秋黃瓜為絲瓜為苦瓜為胡荽樹而生花者為黃雀菜三月黃可採食生于道旁者為扶杜一莖三葉葉青帶滑三月花食類完目故唐風曰其葉青：其葉

滑：小雅曰有皖其寔為其生於道旁故以起興而賦行道之人也朱子扶解作特杜解作赤棠水中生者有水旋葉類甕菜空莖可鹽作和食亦沼沚蘋繁之類皆可薦鬼神羞王公者也生於水而可蔬者為芡白為蒲笋附于水者為木耳為 蕺二種產于 皇陵者為最多雨而土 麻姑為雷困為黃蕺不種而野生可采者為香蒿紅花菜黃花菜筆管菜蕨合花白合數種皆產南山中又有楸花樹生蔓如葡萄其花類黃雀而紫三月花果又次之產于鳳者含桃最早其次杏梅李：有紅白青三種桃種亦多貧婆果花紅林檎葡萄李枣

栗栳：一種者大如懷石榴有數種有銀杏產于地而可當者西瓜水生而可盤具者藕蓮寔菱芡勃薺米屬有十有九蔬與果勤農事者不廢木于民最用切宮室器具材焉鳳土所宜木栢檜惟松少然禁城圓五中松大十餘圍如虬龍鱗甲不異中南槐榆柳最多榆柳之條可以為斗斛榆別有一種葉小而文理細者栗次之椿朴黃棟：檇檀棠梨白楊青楊皂角紙鳳地甚宜楮然楮木亦能為楮烏栢近亦有為油者又有一種蠟樹生虫作白蠟可于田岸遍插三年歲收其利甚晋有荆條可以編筐籃作糞具亦農家之所需也可蚕者桑枯

植園圃中為現者梧桐梓垂楊石楠冬青黃楊楓在鳳惟魏國祖墓大半皆楓木屬凡二十有九竹有青竹有斑竹有紫竹青竹最多可為器有黃金嵌碧玉竹碧玉嵌黃金竹有鳳尾竹東坡竹此二種高不過二三尺箭竹枯竹近亦有植者數品多植花園間有一種名天南竹者非竹類寔大如桐子成穗冬春朱寔離：俗傳能穰火竹可以筍則為蔬可以編則為利可以漚則為紙竹之利亦溥矣哉故凡木與竹二者在鳳與工則工師可積而貯也鳳產藥七十二種其上藥者雲母鍾乳槐寔榆及牛膝菖蒲菊花薯蕷松脂辛夷桂栢寔藕寔女

君國和病書 卷之三
貞寔兔絲子充蔚子車前子蛇麻子蒲黃天麥二門冬
也其中藥者石膏五加皮栝婁寔苦參玄參牡丹桑根
白皮茅根王瓜根地榆澤蘭梅寔桃核仁杏核仁蓼寔
莫茺萸其下藥者箱青子附子半夏覆金子楮寔子莞
花凌霄花柳花郁李仁夏枯草葱寔薤商陸并大戟其
餘神農之所不經有葎益母草也有何首烏香附子紫
蘇子蓮蕊產南山中靈芝黃精紫胡桔梗遠志天花粉
艾草烏前胡蒼朮山查扁竹貫仲牽牛金銀花馬兜鈴
皆療病之要藥舉其大數在鳳者與醫則醫師可以積
而貯也羽之屬三十有三惟天鵝鳳以上 供者出河

北亦不常有其字於家而常畜者鷩鷮鴨家鴿野而鬻
於市者雉水者鳧稱玲錯者鳩鷓青鶴間有畜者野禽
則鴈鶴鴿黃鸚鵡鸚鵡鷓鴣鷓鴣賀鷄鷄及老鵲雀鴉
鷩秧鷄竹鷄白頭公百舌鴉鷓鷓鷓其臘嘴黃雀以春
至翡翠亦間有多穴巢水涯間獸之屬十有八鹿獐以
以活供棉羊山羊糞獺以皮供牛有水牛有黃牛用以
耕者乘者有馬有騾有驢且以負載犬以守猫以捕畜
而祀者猪羊穴而祀者兔以毛取者狐貉糞有兩種有
猪糞狗糞為物害者狼故有鳥獸之在鳳者與虞則虞
師可積而貯也魚在鳳淮產惟白魚其出冬杪至春正

月惟鯉最稱珍品魴鯽次之刺魚次之春及夏出鱒少
陽魚間亦一有之青魚鯉鱒鮎及他雜魚不可多得者
多有莊子所觀儵今不知何魚鰻鱈鰈之屬亦多有之介
惟鱗為珍八月不食九月乃食鼈及鼉產淮水中龜在
處俱有螺蚌河港積水有之亦有長似蛭圓以蛤蜊者
人罕食之故有魚鱉之在鳳者與漁則漁師可積而貯
也他如虫身至微全有蠍則有壁虎以制之蟲如蝼蝻
蚯蚓此四月節氣之初候螳螂蝸此五月節氣之初終
侯也蟋蟀螢為六月節氣之四候雖無用而得其氣侯
亦不可不紀然凡物皆可貨也日中不市有無不迂何

以國為民利蚕桑為上而鳳昔稱蚕富國今也失之不
蚕絲少木棉花種者少桑不以溝渠故亦少故鳳衣被
冠履率以重直取之南北賈人藍紅藍花小藍頗有種
者終少不足為利今而後余撫南方人而復興焉鳳其
有衣乎鳳俗家不釀酒不沽可也醫酪家有之可不沽
也豈芝麻菜子俱可油然槩取之如貨其為鳳產而他
所不得同者為明角帶明角出廣東至鳳為帶瑩潤如
玉
煮之非此水色澤不耐出刁

餅其次黑紙扇蒲扇白鵝

六招徠

招徠在不憚勞不後時不爽信職近蓋伏讀 天啟皇帝詔書云近京各州縣及各省開墾水田往往以既墾成熟被勢豪或經營地主混占告奪以致人無固志地利不開今後再有前項情弊許被害諸水奏拿重處地主如未受價止許改正糧貼量斷荒地價值永令開墾之人就產管業職惟此詔正切中鳳陽情弊所應急維持而禁革者也西庄之聚在西華門外焦山之陰為房五十間中建因利堂郡主太守李公之所額焉左房右巷房之左九間巷之右十間前大門朝于馬丘左右

兩間各十間後之建終善倉于堂之背左右垣其倉之右十間其左三間而虛其左有廁室四圍環墻百堵其中前其右則坊里地主之民居之凡四家其中前其左則間居舍餘及招徠僱役也亦四家其後其右則客懷遠之民居之亦四家合房者十有二家于不常居者十有二家二十家為區田之民四家為僱役之民為田為地區千畝則民為民一為官而助不稅官則歲予以持而禁革者也四為民代田代田一百五十畝則官食其力而代官耕官收以自貯合區田代田凡一千二百五十畝粒一千二百五十石而皆為里去其租稅完之

自官不以累民其中為溝五遂為七為地一可以蓄水
馮水止水矣其土惟塗泥其施六尺六寸三十有六尺
而及于泉是為淮之水其水在冒甘且冽有庵焉曰八
蜡庵前後各三間左右各一間四圍環垣此則余友柯
子過此教民耕捐行資助建以為二十家者社歲十二
月為蜡祭之供則于代田處十畝而予以供蜡祭者
在此內也此庄之聚二一在関城舖一在王莊為房在
関城者其前迎道十間中蓋官廳以問農左右羨舍左
之左若之右各四間其後會溝水逆龍潭房十二間皆
招徠之民居之其隔橋七間則関城地之主民居焉其

在王莊者聚於王莊之後溝環其外中屋七間有場有
圃皆以聚招徠之民其招徠者閩中謂之畬善開山旅
十有二人情十有二人合居當後舊家八人凡三十有
二人皆以一人候其主而左右伯四其亞主者誰余友
焉伯者誰省察張志信馬如麟是為南路之溝三百
八十六丈而麥于是種是為北路之溝四百六十有
八丈而大表小麦于是為種此伯馬如麟之功也種凡
得十石而張志信則伯馬于西庄亦得四伯五十畝之
大小麥而種其徠十有二人與居六人皆如西庄區民
四官一而助不稅官則歲予以種此猶今年開而明年

種可以人百畝以四水六田之利而收五草三麥二稻亦得千有二百畝粒千二百石而皆為里去其租稅輸之自官不以累民其土曰白壤其施五尺五：二十有五尺而至于泉是為澮之水其水在腎白而藪有倉焉復闕城倉者而徙之于王莊以其在市河以積貯中一廠廳右左臥房前墻門內兩翼各三間皆瓦屋墻門出左茅屋一列五間可以居守者凡三所皆卜十有二人者居使就產管業自食其力而耕焉且斷以荒地價值也二庄之民而余皆為之請于 府主用給印帖所以防經管地主之混占告奪皆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

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二十家為火：二教也為丁：十為甲則二十為火以二十之火耕火以傳火家家相照而鳳地無遺利矣耕種黃牛西庄牛帶犢四十有四頭犍牛四十頭抄牛四頭其犍以予民抄婦之官北庄牛帶犢二十有二頭犍牛二十頭抄牛二頭而里民得其八徠民獲十有二凡以與民耕而已凡以與民知有地之利而已昔人單父為令有師事有友事有事我故入彊而土地闢今余不敏得友事：我之助庶几無愧乎 明詔之加意勞耒者其勿予徇適矣乎

柯仲炯上太守李公書

今中都編民十去其七矣其故民之易逋而難復者何
地視河北非不廣也歛視江南非不薄也而民乃至履
地若墜淵受田若桎梏者上何知曰地廣民稀土積此
謂入孔之弊三曰力煩之積移累倍莫此謂孔之弊四
曰里無長此謂當孔之弊一此雖以灌以東河以南凡
周索殷墟而皆然不若鳳陽之孔之甚也鳳陽之地
上有井授之方鳳陽之名里無三夫之衆民終年之耕
不過家地五十畝而碑焉誰不知地勝其民則事耒而
耒之事以道何夫以三夫而耕九百畝之地民無稅焉
民欲不逋不可得也田上則者歸之君歸之功勛矣中

則者土民括其一佃戶括其一惟留下則處瘠乃得以
編寔民之耕瘠則利用糞矣而民之貧也糞之用以辨
何夫以瘠土而無力以糞焉土無所得毛民欲不逋不
可得也地居孔道猛于鷗逐民當農時方將舉趾朝為
輻夫矣日中為楨夫矣暮為燈夫矣三夫之候勞而未
止而又為緯夫矣肩方息而提隨之稍或失御長鞭至
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奔走猶或可不肖
近見五鋪裁得七家七家力能役者猶不滿七人而五
鋪之地方十里無餘夫焉以耕借此七家之夫也時
而遇佐貳過焉過客過焉買爵者過焉自十里城遠而

地方肩以輿焉與四夫肩則三夫扶一夫張蓋二夫扛
擗一夫前呵十夫之來五鋪惟七夫少其三夫則何敢
不輸錢而僱募馬坐肩輿者曲其股豈知七夫之足蹶
賣衣不問稍或一夫失坐而皂隸板朴隨之矣此盜賊
耳夫五鋪惟七家地方此七家也鋪兵此七家也農夫
此七家也三其七而當二十一家之夫時或一日而
輻犇燈緯並役是又四其七而當二十八家也夫以一
日一家而當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民欲不逋不可得
也又見稻田不知旱則鑿漬旱地惟是縵種無有井渫
無有弔槁無有翻車但靠天時雨則稻之年地無污漫

則二麥之候遇大雨當大旱而民爭食樹皮也一歲之
收惟二麥三豆而家無前蓄方幸麥之獲也而豆種無
有必計麥之植而又有豆之種及至五月六月不雨則
可時雨至而五月者麥朽六月者塲泥一歲全家者枵
腹待哺者一旦而坐亡于時雨也官何知見二麥之收
可以速科歛行板不決不快也夫以一歲之全望而坐
亾于一旦見科歛若牛頭敢不泥門民欲不逋不可得
也又其甚者他郡邑地荒戶絕民徑得而升科占耕
一畝得收一畝之食故今日絕一戶明日里之長即補
一戶惟恐後今年荒一田明年甲之戶即升一科而非

唯鳳陽不然里有十甲而逋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十頃而荒者十九耕者十一以僅存一二之甲而兼此十九之荒即人有十足亦不能遍踏而耕而為民上者何知惟是問其甲之田而不問其人之亡土之荒也勢亦不可問也一令而血地百里十有八州邑而血地千八百里矣夫民見此逋者累已不若已亦逋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其甚山間之愚民竭力一年之耕而見後者虎噬至也今年輸甲一筭其徵蠶食至也明年輸乙再筭其餘獺驅至也又明年而輸丙三筭其耗一不與則係累其頸再不與則倒懸其軀三不與而妻子者移易

於他室民即籲九天而堂上萬里豈能聞此莫愬之小東乎夫惟堂上萬里而里虎噬人是速之逋也民欲不逋不可得也是鳳陽編民皆零丁四散無有有全國大戶歲遇冊造則朋民僉當一里十甲派田地竟千里而給其身納無糧之租追急則躑不借而走耳問其長謂誰即向是轎夫槓夫是也叩其戶若干或一千為或三五丁為未有一里而十甲全居未有一甲而百畝完種夫無十里之居百畝之種而欲納十甲之粟完十畝之輸民欲不逋不可得也不知國家于鳳陽祖宗根本蕩沐遺黎之地田畝派八厘三毫地畝派一分二

厘六毫四絲六忽四微比江南十分之一亦不為不薄矣乃求不能聚不能富者何八孔之弊莫有能除之耳故仲烟以為欲使中都聚民來而不去而復來最先在除其煩役使地方無夫里之後過客自有驛夫之供佐貳自有騎馬之給豈其騷擾勞民當此卧榻之內不禁孰當禁者誠發示禁止之而民得以安寢食暇庸作自然一夫之耕則得九夫之食矣然後發出僱募招徠之令歲食如其常種如其畝我皆令給之一夫授田百畝稻田終三十畝年麥田終三十畝畦田場圃牛田馬田二十五畝居宅五畝桑田十畝則一夫六十畝之

耕十畝之織耕者桑者歌間之而卒歲矣彼又得其畦場牛馬之餘利夫又誰不念及七月而躋彼公堂乎一夫耕有六十畝之收畝米一石即得六十石十夫六百百夫六千夫六萬姑以首縣計之鳳邑實徵麥不過二千九百四十七石^約餘銀九百^兩米不過四千九百五十六石約銀三千兩馬餉各色不過銀八百六十四兩歲止共四千七百六十四兩今夫千得石六萬麥石三錢萬石而得三千兩三其六而萬有八千兩以四千七百六十四兩徵上額而餘萬有三千二百二十六兩除千夫之給夫歲三兩八錢夫千而三千八百兩除糞種初

年約五千兩除其八千八百兩之費餘剩四千四百二十六兩可以為民代田輸可以積貯可以行賑可以定城池美疆土惟所以行之耳此皆國家由以待公臺也行之一年而千夫省其方行之三年而萬夫勇于逆而順令千夫成行萬夫成城而何憂郡之飢饉何畏四隣之師旅乎况乎一邑之費不過出八千八百帑而遂徠千夫耕六萬畝一年之間粒萬有八千兩速莫速于此矣聚民之道未民之術切莫切于此矣一邑以千計十邑以萬計公臺有五州十三邑而餘其七萬九千故生財大道生之者衆此其說也故神農稱神于無食

予陳無種貸之新職此之故所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漢倪寬但以收租稅裁濶狹與民相假貸而遂得民至於大車小擔縵屬不絕若此而况公臺施神農之德被及萬民雖欲不為神君不為召父不可得也

唐杜佑通典云鍾離縣東四里有故鍾離城魯昭分四年楚城鍾離即此予今以鍾離按國籍考之或以載臨淮或以入定遠總之足即跡所未及經徒據帛上之陳言稽之不覈余因登南山覽諸形勝故實太平鄉有舊城焉即古鍾離城也秦漢以來皆縣之在魯山東晉太康五年始移城於魯山西改名魯城縣太平鄉又有西

魯城即東魯城邛故山亦因而分西魯山東魯山此其跡雖磨而民則不可泯與卿山故皆存焉耳臨淮之鄉無魯城村亦無西魯山東魯山

通典又云鍾離縣東一里有小東城秦始皇二年築之以鎮濠口皆云鍾離縣為臨淮縣而兩濠在臨淮縣西則宜云西不宜云東宜云鎮淮不宜云鎮濠矣蓋鍾離城自古在濠西秦始皇所築小東城在濠東一里許即今舊城是也梁尺監五年置臨濠郡復即旧址築焉此隨志可考故曰臨濠云言城西臨於濠也自此以後遂有東西二城：在魯城者謂之西城：在臨濠者謂之東

城而東西二城界于濠之兩間故宋志連南夫作守謂濠水界于西城也至我太祖元年初臨濠府因舊基修砌為中立府七年又復遷府于鍾離魯城之間因鳳皇山之陽而改民為鳳陽府故又有旧城新城之別名以今觀之曰東城曰臨濠是為臨淮之臨淮旧名離曰魯城曰西城是鳳陽之旧名矣蓋鳳陽之四境本分于臨淮故臨淮志多龍食濠梁旧志而因循不改鳳陽志初編無有明于州地理不及考証遂混沌而亦莫紀別焉耳决濠水徑達于淮不使從古道而徑從臨縣東而來以達于淮是豈水之性哉所以久之濠水又復東逆古

道出西合于西濠西合而復北流入于淮焉蓋昔鍾離之名以東有鍾乳西有離山故名

東漢書滕撫傳當塗有馬丘聚陰陵人徐鳳反于此故東城漢書項籍傳籍至陰陵迷失道復引而東至陰城括地志云陰陵在濠州定遠西去六十里今鎮鄒山南址存周二里余讀梁志常獻傳魏攻鍾離獻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遇澗谷輒飛橋以濟乃知陰陵是在鎮鄒山南故自定遠之觀陰陵在定遠西北而自陰陵觀之則東城在陰陵東故曰引而東至東城也東城之名本漢元朔中討趙敬肅王子劉遺為東城侯國于此及東至

漢則又為鍾離侯國至梁則又為臨濠郡隋開皇二年又改為濠州曰鍾離者從山而得名曰臨濠曰濠州則從水而得名自煬帝分為四縣有定遠後至南唐開運置定遠軍定遠之志遂以東城屬定遠也東城不明辨則馬丘無所安之夫東城使在定遠則馬丘何得在當塗漢王粲浮淮賦望馬丘之高峙是明淮上見丘也馬丘之為馬鞭山無惑則陰陵之不在靈璧又可知塗山穿淮又宜在鳳陽矣

張來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四方之舟車其之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數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慄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囂訟爭鬪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于泗者于臨淮為最勞

宿州志

宿之諸河惟睢河為大巨艦恒湊集為東流至臨壁北境則謂之小河以其通于宿迂大河故以為小澮河至靈壁之固鎮其流始大亦可通巨舟餘俱漲涸不常靈壁之汴沱蠓汶則又淤塞過半惟可以馮湖水耳宿之諸湖亦多淤而為地軍民雜耕有年矣然潦則無收故未盡徵其賦自睢河至澮河南北相去五十餘里運糧二溝界其中因故道而開濬之則二河舟楫可抵州城宿之軍民欲舉是欲者眾以用力少而為利多也或謂睢水泛濫恐有灌城之虞故當事者未敢主議云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三終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四 泗州

今州治在疆域之極南史謂唐長安四年始析徐城南境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徙州治焉是也然可疑者六焉按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昔徐都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流至清河亦無山閭廬只未知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灌壽陽闔戶詎能無因而曲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徙山在淮南岸逼城下勢流可因以水防自城東南抵東北隄岸綿亘地皆形高似是防山遺跡則今城之即徐可知也凡郡縣以水名者必近水涯如臨潼臨汾之類故城去淮甚遠

今城則淮在城外且漢時臨淮郡郡附郭縣為徐則今城之為徐亦可知也今城前代郡治左俗傳有孟姜女樓按東漢孟嘗曾為徐令孟嘗女居之樓訛為姜徐縣仍列所領外縣之首六朝之徐皆所屬有或在臨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後漢以臨淮郡地合下邳而淮或在臨淮或在下邳之不一然又有大徐城或蓋以別為縣之徐是故城為堰王之徐今城為子孫復封之徐矣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三國志謂魯肅射獵于南山即今盱眙諸山也范史指肅為東城人後世遂以肅為定遠人不知定遠之無南山也知臨淮近南山為徐舊都

則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六朝沿革有無地志最為難考然以徐城名縣實始於隋宗廢為鎮即今之徐城廟非故城也六朝郡以高平平陽為名今徐城廟及古吳城舊址高出故城遠甚是矣然在當時不以徐城名也既有大徐城則必有徐城與之並立矣果何在乎蓋今城廢於六朝至唐復置為臨淮郡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並觀六朝則徐國之為今城皆有証據孰謂無可疑哉如曰季札掛劍徐君塚上其地在故城北去今城為遠一也史記漢書數以徐僮並稱而正義謂徐在僮東則故城為近二也春秋戰國以來凡會盟兵爭但有

盱眙而不見隔淮有一城為敵兵所爭三也六朝之際
凡攻奪盱眙者不一書而徐獨不見則以故城即大徐
城去盱眙百里而近亦未必有今城西也然古今塚墓
不必皆近城郭今城古城皆在右僅縣東六朝之際不
言徐蓋淮北遭五胡亂後遺民皆流徙南渡城郭為墟
且下邳南徐東徐東楚皆徐也况今城地勢阨塞自古
要害豈有無城之理安 以來史傳所書之徐非今

城乎今宋之徐城鎮城即徐廟遺址見梅狹水小殊甚偃王
後霸之時朝諸侯者三十六 未應以此為都也况故
城遺址見今數偃 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即

今耕夫徃于故城拾得金寶古器而徐城廟則無益
見故城之 徐都而徐城廟之非矣故之徐城廟隋唐
之徐城縣而故城偃王之都也今城偃王子孫都之也廟
斷非都故城斷非縣今城亦斷非肇于唐也或謂故城
既為偃王都則及今三千矣而城壁與門尚未平夷今
城不始于唐則史傳一無所見何也不知故城在六朝
尚為大徐成則廢城者僅千年耳今城于史無見安知
不如愚所疑也故前志不書徐城誓所在又而以徐城廟
為徐都且史言今城肇建于唐恐皆非也姑志所疑以
俟知者

泗州志

洪武初年本衛原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每所額設百戶十員每百戶所額提旗二名小旗十名正軍一百名共一百一十二名內多歸附夷人繼因故絕提無籍勾以致軍少額數併為左中前三所裁革右後二所至洪武十六年為降民事調發廣東廣州府番禺等縣民人為軍以寔中軍添設左右中前後中六所給田屯連前共九所一併派設官軍額該旗軍一萬八千名近多陸續逃亡今止現在正軍四千六百四十一名外無糧軍約有數百名提止五千以上

軍政

衛所官襲替及諸軍政悉上中軍都督府以達兵部每
 年撫按兩院暨兵備道察其吳否而用舍之閱五載一
 簡汰而更易之謂之攷選軍政其掌印及領運管屯管
 操管局管城巡鹽巡捕巡山各以一指揮領之惟其人
 無論使同僉事品級並謂之管軍管事不預此者止得
 支捧而不得管軍管事謂之帶捧差操步以一人齋文
 捧表箋入賀萬壽聖節其鎮撫則掌之獄禁經則文
 職流官得以文法吏事剛紀衛政千百戶攷選軍政管
 事管軍與指揮同百戶缺官甚多皆以他百戶或千戶

兼攝之

屯田

洪武年間軍士初下屯時每軍給田三十五畝作為一
 分步輸子粒夏稅小麥二石秋糧硬米四石正統年間
 薛侍郎于每分田撥補一十五畝共計五十畝亦止照
 前額納糧其寔草昧之時地廣人稀軍強民弱方初下
 屯時所占田地原無限制且未丈量未經撥補田亦有
 餘既經撥補田益增羨是以軍三所近城之屯猶踰制
 未甚屯田所遠鄉之屯則過額寔多故今屯田一分少
 者不下百畝多則數百畝以每畝受種一斗計之少則

受種十石至少不下七八石多則數十石也其有受種甚少者則後未撥補時零之數故屯田一分而坐落數處者有之良有能正經界者不可較也

脩遺曰屯田頃畝由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而為二千五百七十八畝有奇又^降而為今頃畝之數亦止二千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此其情弊殆有不可曉者屯種之軍初為名七千五百一十有四降而為名四千三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一百三十今又降而為見在名田此其屯田之修廢戶口之登耗較然甚民豈不大可寒心也哉

論曰脩遺所數屯田頃畝漸少于原額之情弊此不难曉也不過衛所之占種旗運之侵隱盜賣三者而已占種之禁甚嚴矣然屈指今所衛之官何官不種軍田何官不輸子粒侵占之弊有多十數分者而又不納糧其軍包賠至極則因而以有作無以發作荒者多矣寧犯憲典而不敢^犯世官一也侵隱之弊已非一朝正軍既外則屯田皆為長物提旗營長之後以為包糧在已則多侵日蝕莫可致詰本管百戶亦無由知稍久則以外軍所遺時零之田名為荒田亦作正數而原額遂失二也盜賣之弊旗軍見外絕軍田不成分數相去稍遠者或

雖係原額一分而勢急兼併者率貸視之始猶以幫運幫操為名每名典當于農民而坐收貸不之利之則直以為已物而立券賣之豈得半價且甘心為或姑苗少許以備稽查查歸罪田隣以遂乾沒凡所伍無不皆然而遠鄉屯營尤無忌憚三者並行則其原額為得而不日耗一日哉若隣田農民侵削之弊則千百之什一耳萬一有之無不為其所以而退還者自昔農民世業尤見無奪而况侵削軍屯乎故屯田耗減之病世官其膏盲也旗車其骨髓也未見膏盲骨髓之病而醫能療之者也有清里民屯政之責者審諸

又論泗人或論大小人戶專以買種屯田為利取其價之廉也而一買之後視之不啻若世業然開墾修築殫力經營若將謂生且息于其中子孫可永保而無失也豪軍傍同一見膏腴不惜口于同伍之絕業則駕于頃差之額屯公然爭奪而不究其價值工貨之若如彼業茲土者不敢顯言曰買而必托偽佃種以自解若然則低價尚不可知而語及于開修之費蓋亦推矣泗人亦何所利而為此也耶故下則當以衛禁典買為戒上則當以斷償工價為主是則息軍訟而為安民之一端也

桑棗園

國初為衛所屯田外每伍又有桑枣園或一處或二處
給與軍民栽桑植枣代冬以衣布花賞鈔之賜永不起
科原稱荒瘠荒地然多可種者歷年既久無復查
旗軍視為己業不謂收之所放則皆典當以費之資用
矣

屯糧

論曰近糧之弊端情最多種田之戶多于正軍完糧之費
近于額糧佃種豪強則旗軍斂手而包賠佃種者孱弱
則旗軍借口而科攫云正軍不獲免為此屯卒之所以
多流徙而屯田之所以多污萊也抵兌例行正軍之力

稍舒矣乃承田者亦因而逋負焉則舛矣折色例行輸
納之費少有矣乃應給者遂因而絕望焉則戚矣故優
恤屯種之軍與優恤食糧之軍事嘗相左然則徵收屯
糧與給放月糧不做初制皆苟道也噫弊也久矣叔時
之宜而酌處以救之則存乎其人焉尔矣

泗無巡檢司故無弓兵双構鎮左河右淮中止岡壑數
里南北喉襟最為險扼汪時山東河南響馬賊騎皆于
西北陳家冲竇家冲塘集等處禦人追捕難獲上謂宜
于上塘双溝等處特立巡檢司以司盤詰追問又云泗
虹之界多苦劫盜半城滄湖之間多苦盜徒青陽鎮亦

宜設立巡司以防禦之其于地方不無小補云 盱眙縣東北清水溝都管塘及泗洲衛軍屯之王店故城一帶宜量地添設巡司以控制盜賊澗溪津里浮山大義之間亦然 天長縣西北汜澗鎮亦為險阨要衝而鎮之軍民雜處商賈輻湊縣以老人營之殊非事休亦宜設立巡司以防寇盜以地形事体較之城門鄉尤為要也或謂子欲于三城增設巡檢司必有所見矣然一司之設官吏俸給弓兵徭役費頗多貧民豈堪重累哉愚曰不然夫先王休國徑野設官分職無非事者今巡司之設遍天下而莫多于南方究極其為兵衝民利似未有

急於三城者古人抱閔之吏無處無之今之巡司古之閔也若病其為費難處則唐年州縣無名之徵何止千數少裁抑之雖一境之數司可也興化府志曰巡尉職選警定四封非冗官也 又按宋置巡司弓兵多至百五十人百二三十人洪武年間亦百人弘治以後稍裁為七八十人其裁遂為五十人又其後更裁為二十五人今見役者總十許人餘皆解部解軍門焉何以為捕盜防寇之資然則二縣之巡司其亦虛設也已

審編丁則

戶口已載之黃冊矣此外復矣有審編丁則者以江北

稅役比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饒諸凡差徭全自田糧起派而但以丁銀助之其丁止據黃冊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論丁起差間有以田糧協帶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一其起差重故其編丁不得不多其派丁多故其審戶不得不密期以三年為限而法以三等九則為準有不足九則者亦不妨變通之以便民此審編之大較也

條鞭

隆慶六年漕撫都御史臨海王公宗沐照依江南役法除夏秋稅糧并京庫等稅為田地常賦其餘賦役雜項

不等合田地戶口或主于糧而以人丁協助或主于丁而以田畝協助通融均派編銀凡里甲均徭驛傳民壯四差銀以此支解另立科條五年一審謂之一條鞭下其法於州縣遵行將十年今按奏議等文字皆謂之一條鞭法而又移冊籍乃皆為之一條鞭法字甚為不典似當更訂為宜

民壯

民壯者景泰以來設立之鄉兵寓兵于農之意也而後來乃供巷門之役又徵其銀而用之各有名色變失初意遠矣無名之徵此大者也

軍餉

軍餉之征前此未有也昉于嘉靖丁巳倭警之後一時
軍兵之客多粟靡供犒膏無措時撫院李公遂疏請于
各項賦役內量行起科帶徵自後因而不改遂為兩淮惟
正之供亦江浙閩廣之通惠也

馬價

泗州原無免徵田地牧馬草場故糧皆全徵獨不養馬
相傳以為陵寢在上不欲養馬作踐理或然也宣德中
因江南高漂二縣水災暫將種兒馬一百四十匹騾馬
五百六十匹應用犍牛六隻牝牛七十九隻發州寄

養其後久而不歸遂為泗民子孫世世膏盲添設管馬
判官一員而無印記設有典馬厰六所至成化間應天
府尹季姓名綺者因二縣無馬乃將原籍寔應縣馬匹
奏發收養而泗州之馬遂為定額

稅課

倫遺曰稅課鈔局所利甚多其解州非上供之數止為
折色俸給而已注年未經裁革之前巡攔集頭人等姦
竊橫生小民困柳不知几十賠于此也州判候廷訓嘗
以告于巡按郭公曰子言泗州課稅為患則然矣然
余聞池州邑先有稅課局而小民契券与貨物之役稅

君國和病書
也皆易且便蓋其官卑勢親則民樂与焉及其栽草而代辦州縣則有司矣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巡欄投托罔利是不若存之為利也

水利

論曰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水利也有能具卒而疏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或啟淮汴不可以灌田是但知其害而不知為其利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夫涇尚有水利也甘肅寧夏西北極邊引河灌田稻穀農美是黃河尚有水利也安在清淮枯汴之不可言利哉乃若湖溝之利人固

無不知者特莫為之倡焉耳無論大江以南今天長濱河一帶之圩田車田又在境內可見者也泗田六千四百餘頃而湖溝之水乃不得升求之用至于塘之足以灌田者僅七十頃况久湮未經修治者又居其半是田之得水利者未及十分之一也欲以備旱荒而利收穫蓋不難矣或謂西北方之田固多高亢其生未嘗不裕是不知中原地勢高亢寔則膏腴今無北方膏腴之田而生望北方收穫之利其能長幸矣乎又前志載泗之塘田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前者既如彼在洪武三十年以後者又如此則是其塘皆在 祖陵吳建之後曷嘗有

不許挑塘築壩之令我聖朝寬大之恩固未嘗設厲禁以防民生也自前志以迄于今新築之塘間亦有之或又謂前志所載但在禁例之前所未載者幸不犯于有司云耳不知洪武初年南京禁例亦不過禁城內外之開池鑿塘深過五尺者成化之禁亦不過申明此禁例而已今環京城內外未嘗無塘而孝陵之旁則觸目皆是豈皆開築于禁例之前也哉故知律設大禁其不法者也若置湯沐邑之民而使枵腹于宮牆之外恐非聖朝之所樂為矣乃奸人豪勢動以禁例借口而脅制民謂之何哉

民累志

天下道路有往來絡繹而奔走供應之役至食不得下咽者乃泗盱之衝未必若此但所患不專在衝在衝之遠而不信又不專在遠在遠之騷而無節彼濠梁王莊等驛乃中都最為衝路者然相去不過六十里則無迨逸奔馳之若夫馬抵驛而後換則無遲悞稽候之苦迎送額有定路凡非正途而索夫馬者必不濫以應其役應付額有定數凡非正數而額外欲加夫馬焉者必不輕以拘其求若泗州則西南有濠梁一百八十里西北有虹縣一百八十里正西有五河一百三四十里間

有桃源一路一百七十八里盱眙則東北有淮安一百
八十里東南有天長一百五十里正南有六合一百八
十里正西有定遠一百八十里間有來安一路一百六
七十里天長有揚州一百二十里西北有盱眙一百五
十里間有六合一路一百餘里接送動以數日計則與
各驛之朝暮可往返者矣傳驛遲于鋪造則迎候不及
期若不責鋪役而徒以責州縣未免甘受遲慢之罪發
牌依乎時日則迎候不爽信若不果來而有過期不
免徒靡工食之費不患遲則患早則與各驛之抵門而
換者易矣如泗之五河一路方發牌由陸路一見風順

而又欲乘舟方發牌由水路一見風阻而又欲起早或
至双溝而仍要早行或至旧縣而仍要水行如泗之桃
源盱天之六合等路若以為安衝則非上司之所必由
若以為不衝又為使客間行之路至定遠一路到旧縣
則盱委于泗過旧縣則泗委于盱間雜匪定遵守極難
則與各驛之接送有定路者又矣矣轎夫二班已足因
路遠或由三班而加四班槓夫二名已足因路遠或由
三名加至四名承舍馬宜也而吹手旗号徒走則不雅
覘書吏之馬宜也而巡捕職事批地行則必稱苦甚者
公差加馬折乾而又需索惜馬錢長隨亂鞭槓夫而火

科索押損錢供奉少差罪謗易起則與各驛之應付有額數者又異矣是日縣丞不及各驛之衝而苦則遇之况祖宋陵寢之地則以禮乾謁者頗多按撫駐劄之所則以事叅者見不少故正夫工食外又編雇募銀如遇當道叢集即費數十金遍雇鄉村而又不足用馬匹草料外又編雇募銀今益禁止外幫但派至數千兩雇馬走逸而犹称役苦在荅應諸人則不止祇候三民鬼而又報義民以充官不止待奉之門而又報農民以糗吏在供應諸費衙門除泗水驛供給不足而又助以支應房道路則一處中火未完而又加以別處事官理

理寔錢民出故曰民累

論曰路衝誠苦矣而調停救濟其惟添設驛遞乎安唐宋泗之為屬邑者四而地迤北今泗盱之境乃設七驛即永樂前尚有水陸四驛陸曰泗水驛陸曰楊莊臨泗淮源三驛後因水漲路阻乃改路裁驛而僅存泗水之一若洪澤以上之水驛則所裁者有五為豈知虹路終捷而南北星輶有假道于斯者豈謂犯禁而遂不應耶計今當于適中之地添設四驛双溝則復龍窩舊驛而查家渡月城張公舖各增驛馬而夫馬供應則上下地方互相朋出即今泗盱夫馬仍當專利隸泗水驛若謂

額徧不足分添驛另有費則永樂之西驛洪澤以之七
驛未見稱累而况州縣之協濟外驛者不下數千金獨
不可改還以充地本方用耶此改革之大計似難輕議
無已惟信傳額之令嚴杜道之禁裁無益之費清暗索之
弊則疲苦州縣亦籍有榮施矣

城河按自古王公設險未有不築城而鑿池者是國且
藉之以守未聞城池之及為累也然泗之所稱累者不
在乎城而在乎城之河不為乎城之外河而在城之內
河本州在前代時東西各為一城而汴泗河徑其中至
國初始統為一城其汴泗水由北側入城河仍由南側

流出與淮水合時城內積水莫不以汴泗河為路以南
城開為門而旋長旋涸並不停蓄是城固未嘗受河之
患而河為安能為民之耶嗣是至隆慶萬歷年間淮水
大漲終年不得消以致隍水內壅終年不得洩前街後
市處々沮洳官署民戶在々破壞故下則架閣水面而
上則棲止城頭近則奔避盱山而遠則散處鄉井此居
者之苦也水深則為之操舟乘筏以通往來水淺則為
之褰裳濡足以便出入此行者之苦也而市民累矣于
是不得已而議車水其起夫非不衆然竭夫數日之力
而耗不見多集一朝之雨而盈可立待是財力以車水

而竭也又不得已而議填城其頌米非不多然米有限而鋪墊則地几米已盡而工役尚未收是財力以填城而竭也而鄉之民又累矣若此不為一勞永逸之因而將來之累尤有不知所務者以病在河身之自高故也蓋城河之水之淺止特南側盈尺之口耳今掘土人言日時城閔深在今閔之下曾掘之數尺而終莫覓其故凡以經年停注則泥沙入澗是淮河之身之高也况今黃河由壩口而下萬一衝漏入淮則河身之在外者不將增之高乎高則閘口漸淤而水無由洩矣凡水之性地廣則散而旁溢地狹則而精上壅今掘土人言街道逐

年鋪高而水勢不見其減凡以積糞淘沙日久堆積是城河之身之高也况今填街多係浮沙萬一驟雨洗蕩尽沒水底河身之在內者不將益之高乎高則容受無地而水為之汎溢矣此內河之所以為民累也推而至子外河其环绕非不称險但終年滄沒而不得疏濬積沙淤塞而易之騰湧此外河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又推而至于城其高堅非不可恃但或以侵久而难免傾頽又或以滄深而唯為脩築是城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

論曰城河之民為固病夫河身之高矣苟欲亟其去

病必也復故道以遏南極之衝修淺政以杜上壅之漸
乎此治黃淮之地一策也而于內河則惟令植柳鋪磚
以防其崩潰禁淘沙積糞以防其淤塞而又間責成漁
船使備撈淺之用再加開閘口期廣洩水之門庶容
受有地而無患于身之高放洩有路而無憂于腹之積
矣此亦可救內河之萬一而有城守之責者尚其救心
焉

河防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至于泗沂東入于海 按淮源出
南陽平民胎簪山經流于桐柏始大歷信陽汝寧潁壽

挾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于荆塗絲鑿山通道下濠梁
五河又合肥渦滎沱溪湖諸水至双溝曲轉三灣龍窩
曰縣黃岡而後匯於泗洲為 祖陵明盤旋義河灣迴
繞龜山嘴蓋億萬年王氣所聚也淮北岸則由曹劉溝
獲軍溝高家溝吳宗洪澤驛而東至清和縣南又稍北
自淮安府背襟安東縣南入海泗水則是山東萊州泗
上發源經徐邳而下至清河縣合沂水趨于淮順流入
海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徑邳州則清河縣稍東而
南合于泗以趨于淮同入于海此禹貢東瀆大淮之正
派也瀆者獨也以獨入于海也曷嘗受河患哉

河自西域崑崙發源脉行地中荒遠不可詳焉尊自積石至于龍門至于東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逢水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自周漢以來迂徙不常故道湮沒我朝東徑天津衛入于海後山西沁心南衝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復東潰南徑留城徐邳亂沆沂直下其勢澎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會于淮以趨海此淮黃會之合端委也後黃強淮弱勢不能敵不但吞泗抑且吞淮由是彭城而下人不知復有泗水清口而下人不知復有淮水故凡宋後彭城而下之稱泗

清口而之下稱淮者仍宋前之稱也淮為扼只得由大溝口施家溝周家橋高梁洵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白馬草子寶應高郵等湖由湖迤邐入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至隆慶六年淮大溢適黃猛相逼不得直下沙遂隨破停遂將者口激塞所稱門限沙者是也止存大洵口等處旧道由湖入江散漫滄衝上下俱害萬曆二年淮又溢督撫王公宗沐恐始議築大洵為高家堰至萬曆三年提河潘公季馴議黃淮以不敵若再分散其勢益弱須築堰束淮借全力以衝刷清口俾沙隨水滾不濬自通故凡龍尾端堅

2 3

之止為P.4

築然所築僅止大洶口一處淮猶可洩後陸續將小洶
等口九入湖曰道蓋築隄防自是清沙口高淮水益弱
遇阻即回何能衝刷繼而張福隄又築矣上而遙隄縷
隄歸仁隄又接連築下流壅塞勢不得不久儲旁溢汪
漫浩蕩始猶滄漫兩岸合諸湖繼而夏秋汎漲一望
無涯洗蕩危沙震驚 陵寢而泗州之禍步烈一歲矣
至萬曆八年淮又大溢州城幾危得郡人常公三省以
法塞南門免時 祖陵下馬橋水深八尺旧陵嘴水深
丈餘滄枯松柏六百餘枝常公謁諸撫按潘公俱以漫
漫 陵寢獲罪來就常公議時常公往滁陽謁按院陳

公商確禦水事潘公疑不出即先劾奏高堰石工將與
鄉官隄抗甚多力為水念天心之說刻淮黃文會之書
仍題准改石隄上自月城下至梁家廟一百二十里屹
如金湯而常公始削籍杜門矣然猶編謁當道力辨其
非至數萬言潘公持議益堅此曰滄漫 玄宮彼曰洶
係運道此曰久灾泗民彼曰恐害高室萬曆戊子浦守
朝柱欲入覲面奏卒以此改官去他尚何敢言我幸督
撫周公采田部辭 陵清見丹墀儀泮水深三尺不能
行礼惻然具 題叔柎周橋少洩 陵水欽天監博士
汪一元亦奏可開廟堂始棟然不寧特差拾事中張公

貞觀來會督河舒公應允勸議時有言漕運不便者有
 言益場不便者有言淮揚高寶不便者以故份莫止委汪
 守一石開清口門限沙公不辭勞若胼胝一年卒開三
 岔新河至今便之淮謂神沙不可挑也張公亦掣肘不
 能力主破隄坏堰之議第請開上流張福數口又奏開
 腰鋪分黃令不逼淮計費帑金三十六萬適值倭警遂
 不果成自是水患益甚州城阻如民不可居士民強半
 避居村鄉所存者惟州衛官教員及數城卒役數人而
 以然北公入船椽巢居城堦所斷于隄是館驛番北于
 城土門樓于是有議州遷時：迂日縣者有議州遷時

以所為附郭者有議郭家嘴地為州城者份：聚訟
 終莫能決後舒公有迂州之議揭之各部臺省給事楊
 么其休駁云泗州可迂 祖陵獨可迂手議遂寢始議填
 州城而苦取土無地止增外隄與冬春督車夫水而已
 增隄不過數尺而車水步費民屯財力以十計稍退係
 髮一雨即盈終無救于水患也至二十一年按院牛公
 石元來目擊不忍見先開塗家灣悉稻河泄湖水入江
 繼議周家橋洩 陵水入湖及覆論便辨時穎道李么
 驥千以歸養行亦捐贖錢千金助開舒么為淮楊過計
 不處淡牛么始命工畫 祖陵無水有水二因以建

皇上震怒重罰河臣差給事中張公企程來會新督河楊
公一魁督撫諸公鈇按院崔公邦高監院楊公光訓漕
院唐公一鵬勅議時有御史夏之臣以郡人進士李當
恭言題請開堰而穎道李公弘道亦奏洩陵水莫如
開堰便後未果上郡士民父老常公等投揭千言王守
陞亦不避忌諱言于諸道甚悉楊公灼見淮水壅溢
病在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少殺其勢後定計分黃又
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口為便乃奏苗張公監督大發
河南山東江北等處地方民夫自黃家而下直至漁溝
朗舍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至五口使獨入海不趨

清口逼淮令得縱出督撫諸公又見尊淮功尤切近乃
之主尊淮先有全家灣芒稻河以為湖水入江之路又
開子嬰溝由射陽湖入海下流既通始建武家墩開并
開高良甸諸口而以國家橋獨委泗盱開濬州王守陞
率州夫七千有奇盱眙丁尹汝彥率縣夫五千王守續
具五難揭淮添楊王墳戶夫五百靈壁縣夫五百碇
存泗洲衛軍夫一千名通共濬長九千一百七十八丈
五尺深三二丈五等濬七丈築隄四千五百五十四丈
又慮淮水直趨淮陽高壘為害委府判趙公高禹建周
家橋開而于高梁澗等處俱各開開以時啟閉焉又濬

清口門限沙二十餘丈入于冬春間大開通濟等閘以
洩淮水而分道之役始以成功奏矣茲役也首是于萬
曆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夏始得告竣役夫數萬騷
動三省外府內帑費金錢不數十萬時各部院院道
司府郡邑各被恩典有差按分尊後淮水較注水不
甚漲即漲亦易涸如二十五六年間其水僅漫及隄根
而止城閘不開者十餘年而今至冬春亦得依時宣洩
陵圓如旧危嘴等處經年不覩平分而此時惟止伏秋
一漫二十年来每慮城為沼而民為魚一旦有莽景象
泗人亦云幸矣說者或謂天運使然而不之所得于分

尊者寔居多也俱勢益漸少而患未除如久沒糧田
終不能使之壑蓄而勤耕播焉譬之于病夫也幸旦夕
初安而心腹膏肓之症犹然未愈奈何不大為之計耶
憶昔平江伯畫河防之策止令募夫撈淺勿俾淤塞而
今且移其力以事隄防矣以故河身日高尾閘堆洩亦
欲尽弭淮患必也其復淺改之旧乎設船名曰淺船募
大名曰淺夫而撈淺器具無不備然後于雲梯甸草灣
等處大闢之以通淮路于黃家口五港等處常濬之以
通黃路而清口門限尤為喫緊即移守防之夫改為撈
淺一遇水涸仍家加夫挑淘倘步一如此行之則下無

所壅而上無外停矣次之則大澗口所云澗者非謂澗
盡掘之使真下也亦于隄內澗一小河道俾通室石諸
湖而西岸再築隄束水勿令旁溢若慮衝決為害不防
建澗相時啓閉又次之將周家橋加澗數丈于出口接
湖之所另為深濬使徹底與湖心相通四季水行如一
日又高梁澗武家墩二澗非不可洩夏秋漫漲之水俱
南高湖但通流不久當于澗內各澗引水小葉今湖水
常有通澗之路而高澗良三十里下原未深儻且再隨
地南葉以按室石茅渚澗地方屬山陽若所土人啓
閉則澗河終于泗 陵無碑須請設管河大使一員上

自周家橋下至清口凡河葉之通塞澗防之澗澗與濬
沙撈淺咸所職掌衙門設之清口而列衙支俸則在州
又于下淺金家灣子嬰溝等處亦步加撈濬如上清口
法有澗則節宣由人已無一時湧決之害而况常濬通
江入海之道則上流下洩而運道益暢淮揚高室不得
言累矣而又深濬張福口時澗道濟澗以助導水之所
不及如是而泗盱之澗不漸觀平成之日者吾不信也此
守臣一得之愚後督理河防者尚蒿棘多見而碑例議
考

歸仁堤去州治二百里而遙去州境亦近三十里許

似若利害無聞不知本州疆土北枕睢園之而通宿
虹實當埤于等湖白洋等河之衝而貽麥堂以東直
射青陽掛劍等鄉由安河合淮若非此地為之障蔽
則東南一派悉淮為湖而 陵宮州城其受漫漫之
害又不知何如烈也特志始末以備日後考境云
歸仁隄西自本集迤東至桃源之于家岡約長五十七
里此東虹睢奔等處地方而寔泗之脊背也攷之貽麥
堂記內稱古汴河受白鹿湖水通白洋河東流與黃水
合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流也時存邛以下河身
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洶漫及泗境尤為害不甚從

來固未聞有議及建隄者自黃水從蕭縣義安山合永
泗湖水流入宿之符離濬歷邛之睢河與宿虹白鹿埤
子藕湖等水淮為巨浸時由拖犁海南流入泗之安河
為合淮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
集直東橫濶四十里澎湃而下合淮湍激而泗 陵自
此歲受惠至萬曆七年督河潘公季馴洞見歸仁集直
東地方與^高堰堤相為表裏若不築隄禦水縱使南下匪
直滄漫 陵寢魚鱉泗城而高堰一決即淮揚且不保
乃檄兵道朱公東光相所為隄委官督修自是諸水悉
由白洋小河口故道復入于河即遇伏秋波漲其隄足

當一面二十年来泗東之稍得安土者多此隄之力也
嗣是山東單縣黃垆口衝决南徒時决口不甚大而諸
行河使者咸謂垆口分流一可殺黃水之勢二可以免
鎮口之淤悉听之不為理後遂年衝决經虞夏蕭瑀宿
睢靈虹濱河田廬甚大苦之萬曆二十年七月間隄東
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庄人大小橋口由黃家
堰過六師院接安河幾七八十里俱被滄蕩民民奔竄
衛公及龍悚然不寧題准色石隄三千餘丈楊公一魁
亦以高堰停砌之石相繼增修時分導工緊未暇議及
此口萬曆二十三年四年間黃垆又大决而徐市正河口

漸淤淺至膠漕舟不可行楊公方題小河口白洋河修
引湖水濟運督撫諸公銜慮垆口南决且為祖陵憂
意見稍相左乃下監漕二御史楊公先訓馬公從聘勘
議先檄揚州府二守劉公不息同王守陞勘報見本隄
地形比昂南下建議加隄至萬曆二十六年按臺周公
盤事峻駐泗又委張判守纓重勘有請建遙隄之說平
之督河感悅欲上其事卒因奉旨回部不果上似不
能無待於後之當事者焉

按泗士民無人不慮水亦無歲不言水竟未聞有片言
隻字譚及歸仁堤者此何以故大都以淮河之患近在

城下而易見歸隄之患遠在境外而難知不知 陵山
迤北雖稍有岡阜可恃而東鄉左脈橫澗數十里今慎
其衝且隄外湖身及高而隄內陸地勢漸南下一有潰
決亡論田廬盡廢即奔突避水者欲遠就高早以求免
沉溺不可得矣是淮水漸漲不過增今有之水而其患
特苦旁溢歸隄突決平地加原無之水而其患尤苦直
衝此其害之大小已自有辨况南北合流上下兼溢其
為 陵城之害直慘然有不忍言者如塞壩口以止其
源濬正河以分其派與歲修白洋小河以引其流此醫
家治本之說余未敢輕議也不得已惟為治標之計其

必加倍旧隄以當外衝新修重隄以固內局然後可少
紓不測之萬一手

勘科給事張全程疏

查得周家橋北至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即草子湖
若併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
注之江一由嬰子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
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逼隣永清河引水
由黨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
半有歸宿矣第周家橋浮流尚漫稍候涸便可刻期用工
而武家墩已于七月十六日決口即今滔、東注 陵

泗積水從此可漸洩云

巡按牛應元開河公議

勘得周家橋至丁林莊三十里原有山陽縣挑開小河一道伏秋流水冬春即涸應令再加濬濶自丁林莊至上至寺至草子灣三十餘里係空應縣地方周士民告批未經挑挖故伏秋水亦通流冬春隨伏後乾涸合應大加開濬

查得清口開沙議

黃河從西北迤邐而東自老黃河淤塞至清河縣南直而東流至清口水頭漫借淮道繞環向東北趨海淮水

自西南迤邐而來至清口直南徑下黃身背旁衝入隨流同向東北趨海自萬歷二年一時伏漲諸湖水溢以致清口稍有空缺黃水漲溢餘波從旁漾上直至十餘里之外沙隨波得將遂此口盡行淤墊合稱門限沙者是也

原任湖廣右叅議今為民常三省上北京各衙門

揭帖

祖陵基址本高今水入殿廷前深踰二尺曰陵嘴者相傳 熙祖梓宮在焉水深四尺上以近 陵護沙如危灘嘴節家嘴等處日衝蕩風中浪傷毀甚近 神庫紅

尾厥金水河兩岸松柏樹木共淹滄枯六里一株黃河
出口處勢甚湍急惟自此以上里許地名三里溝者便
是泥沙淤塞處三者前曾注者皆細碎石礫擊之堅硬
有声蓋浮沙蕩去惟此墳重者存尔上下經過濶二百
餘步兩岸橫濶可三四里俗所謂門限沙者是也此處
水深者一尺七八寸淺者但一尺四五寸而已過此以
上則深四五尺不等直至洪澤地方又復有淤淺處較
之清口尤為減半夫有此淤沙橫亘中流其勢不甚
廣濶然淮流亦安通得是快利不為阻滯也 淮水自桐
栢而來凡二千里中間溪流溝洫附淮而入者亦且千

數當夏月水漲浩蕩無涯而必以海為壑往者一由清
河口洩一由濶大口洩兩路通無滯行猶且有患今泥沙
淤則清口礙高堰築則大濶口閉上游之來汜如此其
湧而下流之宣洩如此其艱則其騰溢為患尚可勝言
此 陵寢之所以侵傷而百姓之所以困極者也伏惟
朝廷之上遵 祖安民之道至隆極倫誠念 祖陵
之重不容一日被水而民生之流離漂泊又極可憐乃
奮然決堰加意濬淤恢仁孝之 聖心復淮流之故道
則膏功膏澤被格上下固不勝萬幸矣如或以為堰不
可動亦必須多建閘座以通淮水東出之路如大濶口

濶可建閘十餘座高良濶窄可建閘五七座蓋水勢甚大向少則宣洩不及故必至十數座始得一而建閘一面挑濬清口以上淤塞嘗見處於塞本不甚濶不甚難濬但原指謂衝刷已通故置之不濬又前此雖濬亦未甚力遂至一向為梗爾若使當此春暖水淺之時一力挑濬其功效自可立見俟至夏月水發如果挑濬已通可盡洩水則閘雖設自可常閉如或清口挑濬尚未疏通或雖疏通尚不能盡洩大水則隨時酌量水勢高下為啟閉板多少水高則多啟閘板水下則少啟閘板要在不至侵犯陵寢與傷害地方而已如未發或雖

小發不為害則閘板但不必啟洩後年分率視此以為常庶堰不動而害可弭固亦眾議之僉同者也安知大閘清口寔淮流不可缺一道而處高堰濬壅淤亦今日不可缺一之功誠使兩加處治俾淮水通流于以措時宜而弭深患則益便于鳳泗寔亦不病淮揚不惟拯救民艱寔亦奠安陵寢伏惟体恤而留意焉則幸矣

南海龐公尚鴻治水或問云運道自瓜議則資天長諸山所瀦高賢諸湖之水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流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卽伯白馬草子湖茨瓜議開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由卽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

或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看瓊花開龍舟築成剪綵為芰荷錦纜牙樯美人擗棹則是汴至揚州有河無疑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為聚舟馬頭今羅泗橋至西北河身犹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

下洩或直達揚州議真或中出泥汊河以洩淮泗之水
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四明黃潤玉著海涵萬象內載南京浦子口八六合天
長縣有河出高郵與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
口亦可則漕船免儀真過壩前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
人囑不行

郭相奎蟬辰生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
盱眙入淮可避揚子口黃天蕩高湖邵伯湖之險除瓜
儀閘壩之阻或謂其中有陸地難開者一曰鉄牛墩言
其形之黑似鉄耳寔不止數尋分水嶺雖界于湖中高

不滿數尺若治山離河形則五里許為此說者皆未睹
其形隨衆道長短耳今細問之應宗橋起至楊家橋閘
口團山下石橋六合縣界共約水程四里孫小澗至貴
家集西王橋牛頭山鉄牛墩八伯橋冶浦橋閔王廟六
合縣瓜埠口洋子江洋子江至淮河黃約三百餘里福
勝塘起至葉家庄分水嶺楊家橋金家庄家壩應家橋
共約六程一十二里但軍民田地蔡家橋起至費家墩
西馬廠觀音橋七里寺周家橋楊家橋隱峰菴番開口
張思塘福勝塘共約水程二十五里俱係小澗寬窄淺
深不一大河灣起至胡家渡龍王廟得勝河魚巷口戴

家窄北門東南蔡家橋共約水程三十三里俱係官河
寬窄深淺不等劉家灣起至曾家塘曾家岡曾家衝梁
家坡陳州塘大河灣共約陸程五里皆係軍民田地
王家壩起至三九澗劉家灣共水程四里俱係小澗寬
窄不等小澗口至西溪小溪馮家庄劉家庄清塘胡
家壩曹家衝張塘碩甫塘戴家塘金劉塘家塘王家壩
止共約陸程一十七里俱係軍民田地高下不等天長
縣北至盱眙界七里店胡家壩起至辛家橋瓦雪壩小
澗口止共約水程九里俱係小澗寬窄深淺不等不
自此以下原缺

馬政

養馬各處不同或兼丁糧惟本縣別有免徵田地騾馬
一匹每二年該孳生駒一匹其後所生之駒交俵不過
每四戶賣馬一匹而馬價出于種田之家其解也守候
日久交兌艱難攬頭醫獸弊端百作解戶破產近日泗
州泰州 奏乞免解本色止解馬價其亦寬民之事乎

按國初設群牧兼管理孳牧廠場有得勝廠草場有在
廠草場有小河口草場有羔羊草場有昌平廠草場有
有萬安廠草場有楊村廠草場共七處後監草廠廢其
場佃于民間田地共二十五頃三十七畝九分八厘六

毫二絲每年該租銀八十六兩六錢二分一厘六毫徵
收貯庫聽候荒年買馬價備用此先日之制也

後又種馬計一百二十疋兒馬二十四匹騾馬九十六
疋驟免糧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畝每免糧三百畝派
養騾馬一疋免糧二百畝養兒馬一疋隆慶三年奉例
變賣六十疋止存六十疋萬曆九年奉例盡數變賣價
銀三百二十四兩解部步徵馬價錢六百四十六兩此
錢車料銀一百二十兩馬畝軍餉銀一百四十一兩一
錢二分原保免糧馬徵收其處民向無所為免糧田地
一奉父到馬頭人戶那移求脫重賄吏胥偏輕偏重而

馬頭批帖徵收鄉民甚苦萬曆十三年知縣揚州鶴申
請均派槩縣併入條編止令馬頭領文赴府交納民稱
便為尋廢三十年知縣袁敬又請復之

按國初田地未墾者多故今養馬所孳之駒即以俵解
而免其糧此善制也今無地不糧隆慶間太僕于輔具
奏變賣種馬徵銀解部變之又甚矣然草糧各項銀兩
依然不減三年一次坐派俵數足本縣原非產馬之地
而大馬賣府縣驗勘業已煩費至間閑千里水草不服
又以羸瘦斥田蕩產傾家莫此為甚也

天長起運秋糧原額一半一百餘石自國初以來例

該運軍依期將賒就縣城河民倉交兌在被則為順行
在此則無枉道兩得便宜乃至嘉靖年間管運官軍需
索常例不遂乃徑往淮安行文坐提而縣官無力遂令
裝米赴淮雇船覓夫盤纏浩大時為泛寒鑿冰而進一
遇風波事既不保幸而抵淮則刁雉百端故收糧之時
不得不重取于納戶則加二加三又何怪哉此為天長
民之大患也

陸游盱眙軍翠屏堂記曰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
舟行歷宗毫宿泗兩隄列楫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
有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是盱眙入淮乃
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所貽寔
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重地

熙寧洪澤湖

四年八月四日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初

弼言漕運涉淮有風濤之險請開是河六十里五年正月十七日畢功錫公弼銀幣

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子京修運鹽河自泰州至如臯

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浚淮運河自召伯

堰至議真十二節分三歲用工從漕臣請也六年八月

六日發運司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命都水

丞陳祐甫視之後民夫九萬二千分二水開浚元符元

年三月五日修楚州河賜名通連河先是天禧三年十

月視開楚州運河龜山洪澤運河元豐四年四月河決小

吳七年七月決冀洛及北京八年十一月志在七月王令

年十月

國議復大河故道命李常視之常言不可遂罷是元祐

元年正月也九月命張問規度請開孫村口河分水勢

二年三月安燾建議回河之後遂與四年正月罷其後

五年二月四日命都水使者吳安特修減冰河七年十

月十二日大河東流賜安特三品服八年正月三十日

中書侍郎范百禄言水官托以分水寔欲回河夫壅防

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諫壅穀洛是也紹聖元年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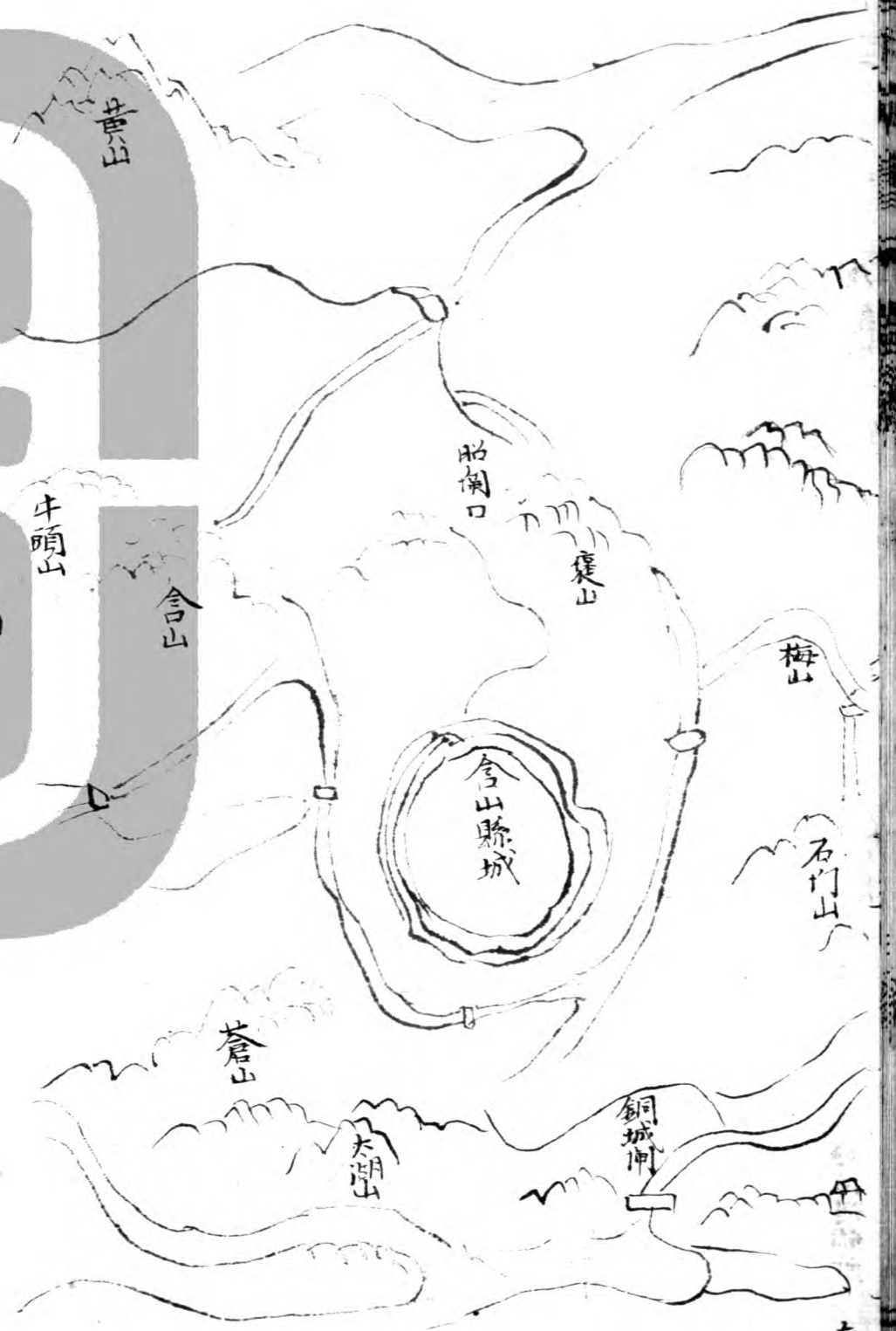
月十四日謝鄉材言河流稍行北無可為之理上河議

一編二十九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上稟成筭斷北流

險何患

熙豐河溢者四十一
决者一大决者二

北



南

和州志

隆慶六年知州康誥文田方畧十款

一議自丈量以免騷擾

查得本州并所屬含山縣田地共計六千一百七十二

頃六十畝九分有零中間兼并欺隱偏累情弊不可

勝言丈量之法勢不可已如必逐畝清量未免稽延

歲月若或分委失人未免增濟弊端且騷擾小民廣

開騙局徒糜費民財而無益于事也為今之計似不

必本州及委官沿址履畝細量惟責之各里都親管

排年老人各令田主佃人同本都書手算手二人執

弓如法各自丈量如一户某田几坵量得橫若干弓直若干弓該田若干畝東西各至某田南北如之俱明白標記揀立標椿不許隱匿分厘填入冊內限一月內各具繳報以憑本州先委官沿坵掣量為回報候本州親詣各田隨意間抽掣量如或中有欺隱掣量得出即將前田沒官如此庶丈量規期可完而民亦不知大量之騷擾矣

一議立提因籍以便稽查

竊照丈量之法未易稽覈宜于每里都各畫一提因備載本里都田畝山圩民房橋道之形如本州四十

一里造冊四十一本首先畫一因具四十一因之開各

鄉民于冊首畫某鄉民人田坵畝段其所造冊須列刻一板用簿竹紙一張印刷上書某里某都民田某民田或官田一處坐落某地名西至某田東至某田南北亦如之明白開載原田若干畝用價若干買價某田或承佃某絕田或係祖遺田業餘空半幅書畫田形丈量之日步筭已明即于因下書弓口畝數後書年月日四至佃戶里老姓名庶不混淆易于復量矣

一議定等則以均田糧

查得本州原額有官田民田養馬田兵部草場田太僕寺馬場田河泊所漁課田色名不一除草場馬場漁課另議其官田養馬等田大約有二非山田即圩田山田畝窄收穫頗少而憂于旱圩田頗寬而獲頗饒而病于潦則其丈量等則宜于分派今議量山田則用弓口視田肥硤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量圩田則用幾筮亦視高下股瘠各分上中下三等規則務令里老書美手責令田主佃戶公同親報如有以上為中以中為下及隱匿坵畝捏作屯田馬場等田查訪得出定將前田沒官立法必嚴而後民不敢犯

也因其田地高下等則寔為賦稅輕重庶無偏重之累偏輕之弊矣

一議推糧稅以便輸納

查得本州及屬縣地田除馬場圩祖漢課外該載秋糧米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石三斗零夏麥一千四百二十七石四斗零今田既丈明分立三則而田畝近有開墾或冲崩未免有餘之不足似畧相當若將量出起科民益增怨今議合將本州及縣田畝數原額稅糧各若干如法分派山田圩田上則若干頃畝該載稅銀若干中田若干頃畝該載稅銀若干石下

一田若干頃畝該載稅銀若干石負郭之田與山鄉之田寬窄不同在山之田與在圩之田廣狹不同量加盈縮儘田分糧不拘年額稅糧若干只約見量頃畝分派但要饒乏相因凡有糧無田田少糧多及者今皆去其虛浮使不至于偏重有田無糧田多糧少者今皆加以正額使不至于偏輕務令強暴不敢復使侵占積滑不敢復恣乎黥射糧里無容或逞其飛詭糜錢糧之催徵未完小民之流移可復矣

一議嚴界限以杜欺隱

查得本州地方廣袤大約一百六十里東至江浦北

至全椒西至巢縣南至大江四方相去不同莫不各有界限宜各于分界去處豎立大木牌一面刻定過此係某縣某里某人田地或以何者界務令經界嚴明不許紊雜欺隱至于各衛屯田如政里鄉則有水軍左右衛屯東梁鄉則有廣洋及瀋陽右衛屯遵教鄉則有驍騎右衛鷹揚衛屯翔鳶鄉則有留守前衛帑賁右衛屯懷德鄉則有留守左衛鎮南等各衛屯舍山縣桐城鄉則有江陰衛屯梅山鄉則有廣洋瀋陽右衛屯移風鄉則有鎮南衛屯中間民田不無間雜若不嚴立界限民田或欺隱為屯軍屯或侵占手

民弊害愈滋今議合請撫院并屯院嚴立禁約行誅
衛所管屯官知會督令各軍先期各執由帖比對四
至揀立椿標如屯一莊田若干頃畝揔立一本牌書
各田頃畝責令軍民各俱甘結如有欺隱侵占田民
許諸人呈首及查訪得出務以軍法從事庶軍民田
地不至混淆可以杜理沒之弊矣
一議定弓口以立丈則

查得丈量之用步弓勢所不免但樞士夫里老告稱
本州田土薄瘠地方頗濶如照洪武鈔尺每五尺作
一步弓似未免稍刻合無比照蕪湖縣依年先繁昌

縣量田步弓以六尺五寸為度先打鉄弓一把不存
另製木弓一百餘張每里都排年一張各製一張俱
用鉄包裹印烙記号以防增損換易等弊至于圩田
寬曠丈量或用篋管一條可十弓為則首尾各用
鉄線纏記隨捲隨長似于丈量更寬更易也
一議均推田以免兼併

查得本州有夏稅每畝科正耗麥三斗二升一合秋
糧入官田每畝正耗米三斗二升一合沒官田每畝
科正耗米二斗四升民田每畝科正耗米五升三合
五勺新增田每畝科正米三升三合秋糧有犧牲所

米滁州永寧倉米存由本州倉米有種馬免田徵每
二頃養兒馬一疋三頃養騾馬一疋每疋本色徵銀
三十兩折色徵銀二十四兩此外又有起存馬草馬
站驛站牛犢墾角料價農桑絲絹戶口食鹽帶徵軍
餉等項誠如撫按所謂名色衆多頭緒不一各件催
徵日：追呼民不安生今議丈量明白今後查照江
南事例每田一畝秋糧若干免夏麥若干免徵若
干馬站若干馬草若干食鹽桑絲若干逐一推派共
該本色米若干折色若干凡該田地所出錢糧盡數
通推如一戶某戶丁凡丁田地若干共秋糧該若干

夏稅若干免徵若干馬草若干馬驛站糧若干塘麻
若干牛犢若干搥出給由帖派定規數每年收穫之
餘一下派徵陸續徑自完納庶一免頭項之多民可
依期而完納矣

一議處承佃以昭均平

查得州縣故絕田地多為豪強

存處糧在戶

無人承佃即該本

承佃耕種輸糧納差外但

正戶之田原有

佃之田原無價值計今丈量

之後經界既

推派通均在置買田地人戶止

存本等田

者勢減不至偏重但承佃人戶向

之苗糧

亦照衆適均若不預處似未免無價

而享

利矣今議承佃人戶分派定妥合無量

議

築城之費庶斟酌利量不偏而人心亦自

安矣

一議定畫圖以杜影射

田有定所變價不一使徒丈量而不畫圖則

方圓形休莫知人易欺隱今欲量田必令田主佃戶

量畢照依原契田畝坵段若干四至某田各填于前

刻之內仍畫一圖于紙後或係方田或凹田或斗田

或凹田或靴田或蛇田或月牙田或多角田或牛角

田或長灣或一字形狀不一務須明白書寫橫直各若

千步積筭該若干畝此即國初所謂魚鱗冊如此

詳悉庶几田畝易別查筭有方阡陌具在于目前積

猾難肆手欺隱矣

一議清攢造以垂永利

竊照目今大造之年歷年黃冊黃休或有定今議丈

量田既均平而糧亦均派矣若造冊仍舊不許清查

將來積弊復滋矣合無定議丈量之日將草冊起造

務另立冊式如一戶某人原田若干畝以前春馬秋

糧夏稅若干為舊管今定均派田糧若干為新收寔

在照此納糧當差永為定規庶可垂無窮之利矣

田之目三曰上曰中曰下糧之目五曰夏麥曰農桑絲

曰秋糧米曰馬草曰馬驛站糧

本州芦洲場二十九處洲有漲出新生有坍塌荒地有

熟地有基地有光滩有水影有稀芦有密芦有草地色

名不一大抵利歸于豪右而害昭于穷民即今清查課

或有增無減也

會典 弘治二年奏准九江安慶每畝好芦地科銀三

分二厘稀芦地二分二厘池州好地三分五厘稀地二

分五厘應州天揚太平鎮江庐州和州等府州好地四分稀

地二分七厘各處每畝熟地三分五厘軍屯熟地并滩

田滩地各三分低窪熟地二分五厘荻草地二分草榻

一分五厘草蕩一分其起課納糧者免徵柴課

滁州志

洪武十一年改建大僕寺于州南郭門外二里先是以江北諸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多山故下多曠土饒薦草莽水泉利可牧六年夏四月建寺城中龍興寺東董牧事令滁軍民戶養母馬一或母牛一馬母步課駒一牛步犢一至是以其隘甚改建焉設知一少卿二寺丞四主簿廳一及滁陽等八監驍驍等大八郡諸郡縣馬印烙點視悉至滁二十三年更定五家養馬一疋駒同前牛戶如故亦步課一犢如駒不足罰鈔貫七百二十八年省牧監屬有司置管馬官于是州縣民

若滁州衛中右後三所土著軍牧養牛馬有常額田免
租建文中改定官制陞寺丞為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
名而陞其品級又曾設錄事及典廐典牧二署永樂初
一反前政制惟曰每歲少鄉寺丞分巡江南北外南西
督視焉政馬印烙仍至滁弘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
遂不復至滁印烙末年裁者冗官有司奏罷寺丞二員
餘悉如故事說者以諸郡縣馬既不至滁視鄉丞又更
巡而留都諸營操騎又時：當買補督廢官寺仍當置
留都便斯則有司存而非愚慮之所及也
滁衛五千戶所內中後三所人多土著與民雜占田

無限其後戶部奏言民田計畝科賦軍田免租悉籍使
牧太僕寺毋牛馬步課其駒犢上供左所人主廛人走
續守城二十五年調鎮江置前千戶所使屯荒間田人
不足取中所一百戶軍續為凡百五六十戶所種食亦
不給糧而以贏入其永盈倉以備他用法至美後稍廢永
樂初 詔明中諭令天下屯置紅牌一面刊諭置牌中
使傳覲守又遇寢久或弛廢設賞罰格創勅之軍戶須
餘糧十二斛得免罰然無賞踰石上者自都指揮下至
百戶賞有差不及石以上者罰亦自百戶者上各有差
法甚備然滁屯軍至滁募民固已雜占所餘卒硤確軍

又好出遊服賈不治農田雜廣武等衛屯或民地時見
侵甚者其監臨官乘官屬或弱陰受民貨遂私買賣軍
即求又清籍書說其處至不可詰問田徒具在所縛靡
施盡弊甚其後屯田張屯事行屯除屯軍麻起魁具言
其清怯又不得即免乃竅其中亡耗戶益其存戶：再
兼戶一使其取盈輸官是如地已滑亡半軍又偷竄怠
心治不如其私因又失糧常通負無人至發屋墮子不
能償益外徒死耗官不得矣已至取他戶羨丁強抑配
有恃空田贖而不識齒黃若盧白黑亢鹵墳隍者即有
之又不可易以是富貴貧者逸：即不歸率死蓋陵

是至是極矣斯亦仁人之所隱也夫為政如張琴昔人
具倫列矣故變通改革匪人弗濟也悲夫故生息耗而
馬政亡竄易繁而互符弊操切急而益筭盡文致煩而
學政衰却肄弛而兵制銷侵耗衆而清事壞買鬻行而
銓法壅法制濶而藩封滋贖赦輕而形比疎繕治勤而
賦調重賞罰賈而功令陀流漸積而隱圍敷斯其弊所
從來遠矣是豈惟屯田哉然而屯田甚矣頃余聞山西
屯田蔣僉事患屯田法壞亟請焉通籍其衛所屯田子
粒數戶勘詣已乃辨田異賦第毋失額屯用大清仲尼
所謂與嘆于方策志致于損益者意在斯哉固知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也

知州王邦瑞復滁洲衛軍器庫記曰滁洲城中西北隅
旧有滁洲衛軍器庫云予初視滁求其故不得召耄老
而問之或曰國初遺時器也庫而藏之或曰衛步造也
藏之以豫固適主因竊嘆曰軍器國家大計也遺而藏
之是干旧典步造而豫戒不虞也今乃棄莫省滁其何
特乎遂声其事繕屋以貯之設人以典之立籍以昭之
而又欲怨已注之完謹將來之交于是巡撫都御史高
公巡按御史刘公咸報曰可乃令秦指揮勲同視得軍
器數若干間閱槍箭或書記年遠之則有宣德四年造

者近之則有成化十三年造者然後知為歲造無疑也
盖衛中每歲必造軍器弘治以前則存貯各境即此是
也繼後定運京之制故無貯焉初予之廉其事也聞有
謝清者曾典守盜取無算拘之則遁既而獲之方訊其
狀未几南都有犯盜銳者至銅數百斤曰自清來巡江
御史朱公按其事檄下問庫始末責有司之疎并索清
而予以先發其事隨緊請注朱公遂上疏以為軍器重
多請移置南都 命下高公轉下余議曰滁洲為南
都屏蔽不可無守留滁便遂留滁之諸甲葉鐵又清每
年給衛造器少寬科派則又設守者二人俾宿食其中

計是無可虞也嗚呼莽庫也更數十年藏數萬器軍民
之膏脂不少也而皆塵土何成之難而棄之易也豈不
可惜乎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況夫不脩豈
不可慮乎予為是惜之慮之故修復之復慮後之視今
猶今視昔也故刻之石

